



身襟勤音恩焚聞人群存  
一胸殷福天燒近僕羊長  
合有當傳沐毋遠為是永  
會袖奉口盛火香心主愛  
教領事張豐凡馨忠從蒙  
尊足誠禱物灌壇婦兵路  
首心真祈世澆祭新精義  
元要須常獻時作如作了  
督目拜手慨靈庭貞敵完  
基頭敬舉慷聖家守對行

第一聲雞鳴

黑暗的波濤  
仍在夜的疆域  
太陽的腳靜靜的  
但世人在無邊踏  
沉睡在昂起了頭  
英雄雞東方呼喚  
向著第一聲雞鳴  
喊出了第一聲雞鳴

啊 你聞見了黎明的氣息  
你望見了黎明的腳蹤  
向著人間  
發出了報曉的鳴聲

那是何等等的聲音  
振破了黑暗迎來了光明  
這人間最美的聲音  
值得我們尊敬  
值得我們歌頌  
使我們再負起現實的責任  
從沉睡中清醒  
草木在夜露中只有哭泣  
啊四周是那麼黑暗  
天上仍懸著群星  
雞鳴了  
那簡直是雄壯的怒吼  
在反抗著夜的暴政

雞鳴了第一聲雞鳴  
是 何等振奮的聲音  
劃破了夜空  
醒起吧 光明的兒女  
過真正的生活  
抖掉了夢幻  
把理想播向曉風

雞啼

禽靈殷勤群  
凡媚立  
是明諂雞  
過光鷓鴣的  
不的鸚鵡兀  
你不敢如傲  
說勇會曾  
他們蘊不  
他卻你也

俸無大地民啊沉  
鶴是了著望者昏  
品卻鋪遍蓋守酣睡  
高你鋪遍蓋守酣睡  
的卻鋪遍蓋守酣睡  
厚者正鋪遍蓋守酣睡  
優軒正鋪遍蓋守酣睡  
有乘軒正鋪遍蓋守酣睡  
沒有乘軒正鋪遍蓋守酣睡  
你鶴當幽你獨自

醒門轉痕節臨  
清夢回淚變來  
你破鐘改雨明  
因叩警悔和風黎  
的聲的的和到  
中啼你貴罵叫  
罪怨因可怒鳴  
在人曾了因的  
沉有得有你不反抗  
沉卻彼留下你反抗

## 道路

有人從這裡行過  
有人在這裡洒下鮮血  
有人為了斬除荊棘

如今  
我們行在這路上  
走向成功和榮耀  
當踏過苦難山峰的脊梁時  
不要忘記  
洒下有些微笑的花朵  
為了後面的旅人

## 真理

—如果真理是可以毀滅的

我們願意與真理一同毀滅

昨夜的夢  
帶給我的驚惶  
比夢的旅程更長：一  
真理的面上滿了淚痕  
她是那麼的孤寂 那麼的淒涼

在仇敵的環攻中  
她遍身染血受傷  
她倒下了下來  
雖然她還有氣息  
他們卻要將她埋葬  
沒有真理的世界  
沒有文字的詩章  
一切雜亂無章  
真成了不可想像

白日失去了光芒  
幽暗緊壓著人的心腔  
眼淚在流出前已經凍結  
土色在臉上凝著秋霜  
良心在互問：  
是誰，這黑的心腸！  
殘害真理，她在爭奪她留下的衣裳  
啊，原來他們要用來偽裝！

天空中  
發出雷的聲響  
地上的景物  
恢復了光亮  
原來真理並不曾死亡  
她並未衰老  
她仍然強壯  
她身上濺的是仇敵的血  
她的長劍仍閃爍著鋒鏘  
她身上的傷痕  
原來是眾多的榮耀勳章

那些反對她的都倒下去了  
不能再敵擋  
人所頌讚“永恆的太陽”

也只有在輓歌中下葬  
只在真理永永遠遠  
不被捆綁的堅定  
在羔羊筵席上的佳餚  
卻是昔日的虎狼

## 生命

生命  
像一支燃盡的蠟燭  
不再發出光輝  
當他還願熄滅的日子

為甚麼  
你的心裡沒有火焰  
你的那喜樂的火焰  
你那愛的火焰  
你只注視自己  
而未曾仰望  
眾光之源

為甚麼  
你開門迎接衰老的  
當你的子應已經脫落了  
啊 白髮  
那射傷人心的銀箭

是在乾硬的土地上  
是在狂風暴雨中的呼喊  
是我聽見了生命的屈服  
生命在黑暗的夜間  
在光芒在飛行  
生命在行進

生命在行的進  
在黑夜的山谷  
在種子昂起頭來  
那旗幟

## 綠色的旗幟飄揚

### 生之旅

花兒不斷的開著  
花兒不斷的凋落  
記憶不在生命的榮中創造  
又在流沙的歲月中消磨

在熹微的晨光中  
你踏上迢遙的征程  
像尼羅河的波濤  
向遠方奔逝不停  
悲哀卻悄悄的萌芽  
在廣袤沙漠的間隙中

我的目標是那輝煌的金字塔  
我已經望見了一  
踏著在沙漠中  
落日所鋪設的黃金階梯  
雖然我的心仍不疲倦  
但必須卸這舊鞋舊衣  
在睡眠的黑暗中將遺忘  
一切無論誰是征服者的光榮  
和誰的勝利

### 不疲的行旅

雅各出了別是巴，向哈蘭走去，到了一個地方；  
因為太陽落了，就在那裡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  
一塊石頭，枕在頭下，在那裡躺臥睡了。夢見一  
個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  
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

創世記第二十八章

夕陽，沉下了山岡  
餘暉給大地灑遍了金黃  
我拖著一身的疲乏  
息足在曠野的路旁

我一個孤獨的旅人  
奔波在崎嶇的道路上  
是綺麗的理想鄉  
使我別離了家鄉  
在逝去的日子裡  
追尋，追尋…  
走向了遠方  
賜我勇力的是真理的杖  
肩上是感情的行囊  
餓了咽著粗糲的乾糧  
渴了  
泉水是滌去疲乏的瓊漿  
我曾踏破無數個星夜的漫長  
我永恆的迎向朝陽的曙光  
晚間，沒有宿歇的旅店  
忍受著荒野的寒冷和風霜  
晨星的光輝滅滅的希望  
給我披上空白的雲  
我獨自啃齧著人生的蒼涼

如今  
又是夜的開始  
炊煙和暮靄凝結成一片蒼茫  
深沉的人靜息了海洋  
已漸漸撒下黑暗的巨網  
夜無邊的靜謐埋葬了山莊  
蝙蝠在閃爍著微光的野地裡  
螢燄睡臥在路斯的野地裡  
我擁抱著寂寞的頭  
石頭是我枕頭  
天空是我營帳  
群星是嵌在帳頂上的鑽石



草茵是我眠床了  
夢在記的中復活  
胸在中不的頌歌如海  
不不停消漲消漲  
語聲

我從有在神用  
看見一雙高大的  
地無數的矗立到  
有那裏來去使  
在站梯的聲音上  
慈流徙的旅人  
流徙的旅人  
不要堅定的日子  
未將來賜給  
我將得居這  
你應該振奮  
莫再沮喪  
我宣揚一  
啊！我宣揚一  
苦難  
和安  
福地  
康

起來 起來  
於是 我脫去  
讓晨曦披上  
用油和酒  
敷治著重  
走 走向  
惆悵  
的彩裳  
的雙足  
的邊疆

他夜間起來，帶著兩個妻子，兩個使女，並十一  
個兒子，都過雅博渡口；先打發他們過去，又  
打發所和的摔跤腿窩摸了一把；雅各與神較力，都  
就將他的時候就扭了。…你與神較力，都  
得了勝。  
創世記第三十二章

歸來了  
我終於歸來了  
我有成群的牛羊  
還有豐富的行裝  
我將看到年邁的慈愛爹娘  
也將親吻那

熟悉博雅  
的渡我  
土地河口  
芬芳水的  
匆匆流  
逝海洋  
彼岸  
霧裡  
在夜  
霧裡  
再見  
永遠  
失掉  
了方向

這兒  
只剩  
心靈  
墜入  
一位  
與我  
雖然  
窩裡  
失去  
一切  
一著  
榮氣  
歡笑  
松樹  
靈魂  
金箭  
東方  
我將  
也我  
踏著  
走去  
我將  
暢飲  
我孤單  
單到底  
的鉛塊  
的知名  
野地裡  
強卻留  
下自己  
憑恃  
與剛  
強一  
疲倦  
戰士  
蕩漾  
樂章  
在綠  
色翔  
夜長  
朝陽  
的勝  
利歡  
狂向  
前走  
去  
那絢  
爛的  
彩霞  
醇酒  
的芳  
香

### 天上的時鐘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  
傳道書第三章 1 節

天上的時鐘  
不知是  
如何轉  
動但  
我們常  
埋怨它  
的失職  
因它比  
我們的  
時間慢  
一點

當守望者  
在殷切的注視著東方的天邊  
盼望光明立即出現  
逐去黑暗  
當大衛  
在掃羅兇惡的追逐下  
盼望受膏作王的應許實現  
雖然難忍這艱苦重擔  
天上的時鐘  
仍依它自己的時間

亞伯拉罕  
得神的應許賜他後裔  
但天上的時鐘  
卻令人焦急的緩慢  
他勇敢的伸出自己的手  
要幫忙把那時鐘加快撥前  
結局只帶來擾亂的隱患  
種下了不止息

只有等候  
雖然我們不能看見  
如同保羅心靈的破船  
在主信實的話終必要應驗  
直等黎明射出金箭  
歌唱將代替流淚  
慶祝光明的凱旋

## 挪亞的日子

老人家想盡方法  
向那世代的人介紹  
一個新的觀念：“雨”！

他們譏笑說：“老挪亞瘋了，  
哪會有這樣的事！  
我們知道水汽凝結成露，  
是夜的女兒遺落的珍珠，



起飛的經濟還要更升騰發展，  
市場上的生意仍然繁忙；  
城市中的建築紛紛增加起來，  
地上人的一切活動還是那麼興旺：  
人都在打算他光明的前途，  
沒有誰把神的話放在心上。

二月十日那一天，  
挪亞全家八口和成群的動物進入方舟；  
他們撇下地上所有的財物，  
任憑別人去搶奪，挪亞絕不回頭。  
群眾圍繞那龐大的三層奇異動物園，  
日夜的跳舞，嘲弄，辱罵加上詛咒；  
耶和華把挪亞一家關在方舟裏面，  
一切暫時的羞辱他都甘心忍受。

二月十七日。世人第一次看到  
          天上的窗戶開了四十晝夜豪雨降發，  
          對許多人那也是末後一次，  
洪水氾濫在地上是絕望的懼怕；  
在方舟以外再沒有得救的門路，  
蒙恩的只有挪亞一家。  
一年後的二月十七日，洪水消退地面乾了，  
他們承受潔淨的大地，在神立約的彩虹下。

現在的時候也如挪亞的日子，  
所見的世界並不會存留多時，  
主耶穌將要顯現施行審判，  
在烈火焚燒下所有物質忽然消失！  
相信進入基督裏是唯一的救法，  
大災難來臨時可以逃避：  
現在快悔改離罪接受救恩，  
切不可耽延等待後悔莫及！

## 獅口的見證

獻給受苦的聖徒  
(取意但以理書第六章)

你自然聽過“獅口的見證”

是說如何脫離危難的餘生  
但不同的是——  
這獅子口中說出的見證  
希望你更加留心的聽

餓得好難受啊！  
肚子裏像火燒，在絞痛。  
多少天已經沒有了食物了：  
王好像變得更加仁慈，窮一  
對，我，卻如同更貧，窮一  
雖然，我有利齒，有銳爪，  
但王家洞穴裏的雄獅，  
有這些又作得甚麼用？  
我只能盼望人的飼養——  
慣於等他們把人丟下來給我吃，  
如果不，我只好等，等。

好多天了，  
我意識到，情形不同：  
新當權的總長和總督們，  
常常來奔走大利烏的王宮。  
雖然，我不屑於理會他們的  
權術，鬥爭，  
但仍然不免聽到  
他們輕快的腳步聲。  
他們說，沒有甚麼叫非法，  
在全國也沒有賄賂通行。  
不過，只送送紅包，收服務費，  
就可以把黑暗變成光明。  
叛逆投降都叫作義士，  
慣打敗仗的被捧成大英雄！  
奸邪的變成了忠貞，  
真箇是黃鐘廢棄，瓦釜雷鳴。  
他們描繪出一副美好的遠景，  
齊聲說國泰民安天下太平！  
他們殷勤的對王逢迎，  
大聲的向王歌頌；  
好像罪惡忽然從世上絕了種，  
好像彌賽亞也不必降生；  
沒有人敢說惹犯他們的真話，  
這樣，也再沒有人被丟入獅洞受刑。

但那一天，

上面洞口的蓋開了，  
是那黃昏的時候，  
夕陽的餘光已經很黯淡了。  
忽然，黑暗變得更濃，  
從上面飛下一片陰影，  
很快的就分辨出原來是人形。  
飢餓的少壯獅子從睡中醒轉，  
張開了利爪表示歡迎。  
啊，原來是一個老人，  
鬚鬚和頭髮都白了，  
體態顯得有些龍鍾，  
臉上滿了皺紋，  
皮膚已經垂鬆。  
但他站在那裏，  
顯然的與其他的人不同：  
他沒有驚慌，沒有哭喊或咒罵，  
神態竟然是那麼安靜！  
那獅子再慢慢的走近，  
用鼻子湊上去拱一拱：  
“他的氣味是那麼清淡，  
必是多年吃蔬菜，喝白水，  
並不像一般官僚的  
一身肥肉，滿腹葷腥。”  
它搖了搖頭，緩緩的走開去，  
但以理並不是理想的供應。

另一隻幼獅跳出來，  
那毛茸茸的頭向前靠攏，  
它的下巴碰著但以理的背，  
皺皺眉頭：“這老人瘦骨棱棱！  
顯然這不是最好的午餐，  
因為他的骨頭是那麼硬。...”  
老人竟伸出了手，  
輕輕的撫摸著幼獅的頭頂。

現在，輪到我走近那老人，  
面對面看得很分明——  
洞中的光線很暗，  
我得儘量張大瞳孔——  
他看來已超過八十歲，  
(我說的是人的年齡)  
但脊背還是那麼堅挺；  
他的眼睛沒有一點陰翳，

似乎反映出他心湖的澄清。  
啊，他說話了，他不曾耽心  
我，一個獅子在偷聽；  
實在說，我聽過人說話，  
但不知怎地，只有這一次，  
聲音的意義能夠辨明。  
他原來是在向神說話，  
雖然簡單，卻很鄭重：  
“神啊，你鑒察人心，  
你是全智，你是全能，  
我的心不曾起惡念，  
我的手不曾作惡行，  
是你的話保守我  
誠實的公義正直度過了這一生。  
那些嫉妒害我的仇敵也知道我無辜，  
那搜尋不到我誤國貪污的把柄；  
只有我一天三次開著窗戶，  
面向耶路撒冷，祈禱如恒。  
神啊，我仍然相信你的公義，  
保守拯救我脫離這獅洞！我  
不的妥協，到現在也不埋怨後悔，  
惟願你的名得榮耀，  
你的旨意得成。”

不瞞你說，  
我的利齒咀嚼過不少人肉，  
我的銳爪攫奪過他們的生命，  
那些傢伙心肝簡直像野獸，  
味道差不多是畜生。  
但今天，面對著一個無辜的人  
不知怎的，這顆  
獅子的良心總覺得不大對勁！  
我垂下了頭再想一想，  
還是退後一步，爪不要動。

在洞的深處  
有好幾個獅子張牙舞爪的向前衝，  
獅子到底是獅子啊，  
怎能希望他們一時就變了性情？  
我不敢想，他將要屍骨粉碎，  
我不明白，怎麼會對這老人  
關心同情，覺得他可親可敬？



但更有難以想像的事發生：  
一位光明的天使，  
忽然出現在我們當中，  
他是那麼的和善，  
好像是那樣的春風，  
他從獅子的心中消除了凶猛，  
卻給獅子口上加了嚴封。  
於是，他們變成了羊羔，  
臥在那老人的腳下，  
又依偎在他身邊，  
用溫暖的皮毛為他防寒禦冬。  
老人安詳的睡了，  
感恩的微笑著進入了甜夢。

洞門又開了，  
一頂皇冠出現在上面，  
也傳來焦急的哀聲：  
“但以理，但以理啊！  
你仍然活著嗎？  
你事奉神是否落空？”  
老人但以理說：  
“王啊，永生的神施恩保守我，  
因為我對祂完全無愧的事奉，  
對王也沒有虧損，完全盡忠！”  
“啊！但以理果然是你！  
我原想只能見到你不滅的英靈，  
從昨天，滿城都帶上愁容，  
幽暗悲哀籠罩著我的王宮。...  
唉，唉，我歡喜得昏了，  
來人啊，快，快，拋下救援的索繩！”  
老人被提著冉冉上升。  
接著，傳來不絕的歡呼，  
一陣陣的音樂奏起，  
笙笛悠揚，擊鼓鳴鐘：  
“但以理所事奉的永活真神，  
願祂的名在全地被尊為聖！”

洞門第三次開了。  
我肚子裏的飢火越燒越凶，  
晚餐終於來了一  
一，二，三... 好幾個人，  
連續被丟進來，  
他們淒厲的喊叫，

無望又驚恐。  
他們的手沾過無辜的血，  
引起了獅子的胃口，  
坐實了惡人的罪證。  
獅子們跳躍起來，勝了他們，  
撕裂了他們的肉，連骨頭也不剩。

遠處，晨風送來語聲，  
是但以理嗎，或是別人在說：  
“感謝主，  
太陽格外的光明！”

### 見證人的獨白

今夜，曠野的風分外淒冷，  
侵透我駱駝毛的外衣。  
我從來沒有尋求舒適的生活，  
但現在，不知怎的竟然難以入睡。

想到我作祭司的堂兄弟們：  
思潮像正月裏約但河漲溢的水。  
他們拘守死板的禮儀，  
在希律王建的聖殿裏供職，說穿了，  
還不是為了肚腹混塊餅吃填飽肚皮？  
唉，那是聖殿嗎？  
那是甚麼樣的事奉？  
他們滿心願意人民犯罪，  
然後，自己可以有些入息：  
他們看著那一顆顆負疚的心，  
帶著贖罪祭遠道來了；  
他們借口牛羊殘缺，吹毛求疵的挑剔，  
拒絕了，迫得人家跟  
殿中特許的生意人交易，  
祭司們從所得的利潤分肥撈上一筆。  
唉，唉！他們只頌揚希律王的偉大，  
誰有肯傳上帝的信息呢？  
我真的難以想像，這是甚麼宗教，  
這殿到底屬於誰！

我想到那些激進派，  
他們在洞穴野地裏像是野山羊。  
喏，他們反對羅馬政權，  
與佔領軍在捉迷藏——  
那不是遊戲，  
是生命的搏鬥——  
要把尖刀插入他的胸膛。  
我說甚麼呢？人人都犯了罪，  
分甚麼選民，外邦？  
我告訴那兵士，不要以暴力待人，  
不要訛詐，滿足於自己的薪餉。  
我給那激進分子的信息：  
不要以力還力，不要逞強，  
動刀必死在刀下，要祈求盼望  
彌賽亞來臨施行和平掌權無疆。

啊，說到彌賽亞，我想起了那人——  
如果祂可以稱為人——  
我相信祂是。  
祂，那麼的謙卑，善良，  
從裏面透出聖潔完全的光。  
四百年來的沉默和黑暗，  
終於出現了公義的太陽！  
多麼難以置信喲，祂來到我的面前，  
那無罪的竟然要我約翰為祂施洗，  
是多麼超出我的想像！  
祂從水裏上來，我聽到  
天上的見證，聲音如同雷響：  
“這是我的愛子，在祂裏面  
我就喜悅。賜下聖靈無量！”  
噢，那是何等的經歷，  
何等的景象！  
我的心在裏面歡躍，  
喜樂的浪潮湧流奔放，  
我不由自主的大聲喊叫見證：  
“看哪，上帝所預備，  
背負世人罪孽的羔羊！”

但為光作見證到底不是容易，  
如果我可以有自己的選擇，  
我寧願妥協求自己的安逸。  
多少時候，說直言會帶來麻煩，



多麼不相稱的伙伴！  
我放棄了捕捉露水  
中的蝗蟲——也許，  
他們要結隊侵食莊稼——  
我向前走去...

## 五餅二魚一村童

安得烈對耶穌說：“在這裏有一個孩童，帶著五個大麥餅，兩條魚...”（約翰福音第六章 9 節）

### 村童與母親

“母親，我要去！”  
“孩子，你還小，一個人出遠門，  
叫娘怎放得下心？  
何況你這點兒年紀，  
哪能聽得懂拉比們深奧的講論？”  
“母親，我不小了！  
你不記得嗎？  
今年我就要去耶路撒冷的聖殿，  
該準備自己要長大成人；  
在咱街頭我聽過他，  
在那位拿撒勒的先知講話很容易懂，  
他不是要引經據典，  
故意賣弄自己高深玄妙的學問。  
您就讓我去吧！  
回來後我會加倍小心的照顧羊群。  
啊，我知道您會讓我去的，  
您一向愛我，又是，  
又是虔誠的好母親！”  
“孩子，那我就給你去吧！  
稍等一下，我就預備些兒餅，  
好作你晌午的點心。”  
“母親，您就多準備點兒吧！  
我不定準甚麼時候回來，  
反正有人結伴不怕夜深。”

## 野地裏

那先知的言語像活水江河，  
句句都帶著能聽著，是激流勁波，  
群眾安靜的聽著，滋潤他們心田的乾涸。  
張開口的，仰望春雨，自己疲倦，  
那講的，忘記了享受豐筵，停止了飢餓。  
聽眾的感覺是太陽已轉向西方，  
不知不覺時間竟會那麼快度過！  
他的言語停止了，  
群眾沉靜了許久，  
彷彿是從遙遠的國度裏歸來，從四方  
腳步聲，紛紛向那先知移動，  
小孩子願意讓他的手觸摸，  
啊，只要看他慈祥的眼光，  
就會使黑暗逃避，久死的心靈復活！

## 交出去

遠處的炊煙升起，是一天將暮。  
群眾中有一簇簇的人在低語：  
“這是野地，怎麼辦？  
我的孩子在途中昏倒，我已經飢腸轆轆；  
如果沒吃，怎能走那麼遠的路？”  
整天沒吃，怎能走那麼遠的路？”  
好些人都這樣說，這樣躊躇，  
真是值得同情，但同情是不夠的，  
再多的同情，也不能使一個人肚皮飽足。

那先知似乎知道了他們的需要，  
他銳敏的心，明白群眾的憂慮。  
不是嗎？他招招手，  
聚來了身旁的幾個門徒：  
“腓力，你是本地人，說說看  
眾人吃的問題，該怎樣應付？”

在不遠的地方，那村童坐下  
取出了自己帶的口糧，  
啊！母親豐滿的愛預備得那麼充足！  
不要說他忘記了午餐，

連比他大許多的人也是有餘。他想：  
難道我就這樣自己享用嗎？  
不，這樣作不好；  
這不合那先知的吩咐！那先知  
剛才還教導我們，要跟鄰舍同甘共苦。  
是了，我那個朋友也有需要，  
他正在蹙著小額頭，捧著肚腹；  
但不止他一個人呢，一個，一個，  
又一個，沒得吃的人...  
(猶太人生來就會作生意) 他  
念頭一轉：何不趁機會出售，高價待沽？

最後，他作了新的決定，走上前去，  
輕輕拉一下相熟的安得烈的衣服，  
畏怯的說：“我這裏有一點兒食物，  
現在願意，雖然不多，願完全交出！”  
說著，低下頭，遞過那五個餅兩條小魚。  
當他抬起頭來，那先知  
向他微笑著，點頭稱許：  
在他把手中所有的都交給耶穌。  
耶穌並不嫌少，  
他認真的向著天舉起手來，莊嚴的祝福。

## 分遞樂

主耶穌叫眾人都坐在草地上，  
或一百，或五十，分排成行；  
祂把祝福了擘開的餅遞給門徒，  
門徒傳遞出去，傳遞出去，  
人群雖然多，卻按著次序，不爭不搶。  
耶穌的手，像是輸送恩典的金管，  
門徒甘心，因愛勞苦卻不匆忙；  
直到最後的一人都飽足了，  
直到主面前的沒有誰回去帶著飢腸。  
主耶穌和祂的門徒完全忘記了自己，  
服事，服事就是滿足的寶藏。  
眾人既感謝又希奇這變餅的神蹟，  
在今天，我們可真享受了天上的糧！

有人說：人的思想是在胃裏，  
又有人說：佔領人心的道路  
是由胃裏經過。  
不管人怎麼說，事實是

一個裝滿的胃，並不等於內心的喜樂：  
在這上萬的人群中，不是沒有人像那村童  
在帶著自己預備的乾糧，  
當別人缺乏需要的時候，他  
不肯取出所有的同別人分享，  
不當主耶穌祝福變化的餅遞到他面前，  
他跟著別人取了吃，只覺得味道不一樣，  
而懷中的餅卻像是搥了燒著的火。  
另外有些人當餅傳遞過來的時候，  
多取有些收藏起來，然後帶回家，  
(若無其事的再取自己的份)  
第二天早晨，發現已經生蟲變臭了，  
更不必說營養，還談甚麼味道不錯？  
至於那管的錢囊，猶大，他有更深的  
不滿，  
多麼好的機會失去了，在曠野，  
如果獨家強取“奉獻”，可能得  
比三十兩銀子多出許多！

那獻出五餅二魚的村童是誰？  
他在消失的紛紛歸去的加利利人群中。  
在蒼茫的暮色裏，他自問：  
“我作了些甚麼呢？”

## 尾聲

幾十年之後：  
昔日的村童，  
變成了龍鍾的村翁。  
他蹣跚的腳步，  
還會把他引向加利利湖邊的草地。  
人群早已散去，  
魚船和網早已破碎無遺，  
湖面一片無垠的靜寂。  
他期望能再跟溫和的安得烈會面，  
說出他久蘊藏在心底的感激——  
是他，把我引到救主的面前，  
把微少的所獻上為祭。  
我渴望再見到他，  
不論是在天上或地上...  
但他從來不曾後悔  
當年所作的奉獻。

在遙遠的蘇格蘭海島上。



安得烈走完了在世的路程：  
十字架的道路，  
終於把他引上了十字架。  
在夕陽將要沉落的地平線上，  
仿佛又看見那天真的村童，  
伸手獻出僅有的五餅二魚；  
經過主大能的變化，  
使那麼多飢餓的群眾飽足。  
他從心底受到激勵——  
他從來不曾後悔跟主到底，  
把生命奉獻為祭。

### 馬勒古的耳朵

馬勒古，耳朵長，  
父母生我就是這樣。  
有不少人嘲笑我像驢子，  
是一副愚笨的奴才賤相。  
我只有微笑著承當。  
但是，有一個晚上——

客西馬尼園的夜又歸於平靜。  
雜沓的腳步聲，漸漸遠去了。

但我的內心卻總不會平靜。  
慢慢的走著，落在隊伍的後面。  
我這次回去，沒有功勞可報，  
沒有賞賜可領：

何況所經歷的事，  
使我再也不屑趕在別人之前，  
去作撒督的兒子亞希瑪斯！

我想著今夜的事，好險哪！  
這顆頭顱沒有掉落在加利利人刀下。  
我再摸摸右耳，早已經不痛了；  
連傷疤都沒有，跟原來一樣！  
但我的記憶很清，  
不，這不是夢！這真是個神蹟明證。

我這雙耳朵又長又大，  
受盡了人的嘲笑；  
他們說：那是驢子的耳朵，  
亞波羅的傑作：裝在米達斯王 (Midas) 頭上，  
作為不會分辨銀笛美音的懲罰。  
唉！我可不正米達斯嗎？  
但我不會分辨聲音的美惡，  
偏又愚蠢的愛金子，夢想觸手成金；  
等到食物和飲水都變成金子，  
我還能享受多久？  
我只好哀求酒神 (Bacchus) 收回他的禮物。(注)

我記起：我的右耳曾受過傷...  
為了過更好的生活，  
我投入大祭司府中作一名奴才。  
只過了一年多，他就  
把一名可愛的小婢女賞給我作老婆，  
接著，一年後生下一個胖兒子，  
跟著，下一個是漂亮的女娃娃。  
你想，我還走得嗎？人有了家！  
如果我要自由，離開那裏出去，  
愛妻和孩子都得留下  
成為主人的財產—  
而且哪裏去尋覓舒服的生活？  
噢，我連想都沒敢想過。

有一天，我作了不自由的選擇，  
向主人提出了申請：永遠作奴才。  
大祭司穿上了他華美的衣裳，  
也給我穿得很像樣，  
帶我去站在門框旁。  
大祭司比平常更仁慈的看著我笑了一笑，  
先宣讀了摩西的律法(參出二一：1-6)  
我至今還記得，那聲音優雅，字正腔圓。  
他說：我兒啊，你服侍我六年已經滿限，  
你的妻子是我的，兒女也是我的，  
你如果要出去，儘可以自由請便。  
我說：不，我愛您，我仁慈賢明的主人，  
(我的心在責備我說謊，但沒有辦法啊！)  
我也愛我的妻子兒女，  
我情願留下一生作您忠貞不貳的奴才！

大祭司說：這可是你自己可嘉的志願，

我看你是被偉大的愛感動，  
你不再聽我的命令和調遣，你是屬我的！  
凡事得聽我的無理的枉濫用皮鞭，  
我自說所說的拉著我的右耳垂，用錐子穿通在門框上。  
我說完，拉著我的右耳垂，用錐子穿通在門框上。  
實在說，那傷的並不怎麼痛，  
更痛的是我受傷的良心和尊嚴。  
傷痛不久就忘記了。

我成為大祭司忠貞的奴才，  
聽他的命令行事，  
特別是在主人面前的時候，更有必要那樣作，  
不問自己願不願意，不管別人感想如何。  
我幫大祭司巴結官府，欺壓百姓，  
作政治上應聲蟲，傳聲筒，好聚斂金銀。  
我憑著大祭司的權勢，使  
耶路撒冷的百姓咬著嘴唇不敢亂講話，  
我也努力使自己的良心靜默無聲。

幾天前，耶路撒冷全城轟動，  
加利利的先知耶穌進了城，騎在驢子上；  
孩子們夾道歡迎，齊聲頌“和散那！”  
驢子馱著他，踏過鋪地的棕枝和衣裳。  
我心底羨慕那匹伯法其的驢駒，  
它比我更尊貴，作的也正當。  
實在說，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那要來的君王，  
但不用巴蘭預言，也該看出人民的趨向。

但不要忘记我的任務：  
我是宗教領袖的銳爪利牙，多麼威風啊，  
嘿！去客西馬尼園捉拿那無辜良善  
的耶穌，我也奮勇的走在最前線。

現在，同一隻耳朵受了新傷，  
被加利利漁夫的利刃削落在地上一  
我怎能忘記呢？  
正是我們要去捉拿的人，  
伸出他的手，阻止擁上來的人，  
又彎下腰，拾起那片耳朵，  
在橄欖樹葉的夜露上擦洗去泥污，

小心的安放在原來的頰旁；  
我記得：那隻溫暖柔和的手，  
慈愛的撫摸治好了它，  
使它沒有血跡傷痕，連  
聽覺也跟從前一樣。  
然後，他從容的伸出雙手，讓我們的兵捆綁。

現在，我這兩次受傷的耳朵，  
該聽誰的聲音呢？  
誰是我的主人，誰是我生命中的王？  
從來，沒有發生過的問題，竟然  
使我的心，再也不能平靜下去：  
我一直聽說，我自己也跟著照樣  
說那拿撒勒人耶穌是迷惑人的，  
我努力宣傳，法利賽人和祭司們都不受他騙；  
但現在，我要重新思想，自己思想：  
他沒有作過任何壞事，也沒說過甚麼惡言，  
更不平常的，是他的慈祥，他的莊嚴，  
有誰能像他，在受危害的時候，仍然  
愛他的仇敵，  
使我不能不相信，祂，是真神的兒子。...  
唉，不僅我的耳朵，  
我的心也奉獻  
給了祂，我也該重新衡量自己生命的主權。

注：見 Publius Ovidius Naso (43 B.C. -A.D. 18),  
*The Metamorphoses*, Bk. XI.

## 多馬的甦醒

已經十天了。

鳥兒沒有鳴叫過，  
花兒也沒有開放。  
希望沉埋在陰濕的泥土下，  
憂鬱的厚雲重壓在心上。  
沒有雨。  
沒有綠色的春天。

在七天以前，

幾個婦女們說，  
他們預備到墳墓去，  
用香膏抹主耶穌的身體。  
但荒謬的是他們竟沒有考慮到  
誰給他們弄開那  
擋住墓門的石頭！  
而且石頭上還貼著  
羅馬巡撫的封條，  
上面蓋著印，  
那代表統治者權威的印，  
比石頭更重。...  
他們說：到了墳墓那裏，  
卻發現那偌大的石頭  
被挪移到上坡(上坡!)  
發現墳墓大張開驚訝的口，  
裏面竟然成了空的！...  
故事總是越傳越奇：  
抹大拉的馬利亞說的，  
她看見了天使，說主復活了！  
當然，誰去相信女人的見證？  
她理性軟弱，比體力更不行。

是七天前的晚上，  
門徒們在開會作結束的打算，  
既然命定要散伙，不如早散，  
多數都出席了，  
我卻心灰意懶，  
誰關心前途將完？  
我不相信那些膽怯的人，  
還有甚麼好作為表現。  
意外的是，他們都說看見  
復活的主基督，  
但要解釋這現象也不難：  
衝動的西門三次否認親密的主，  
罪疚心理必然會長久糾纏；  
約翰愛主卻心志不堅，  
那稱為“雷子”的兄弟  
到底還是少年；  
腓力的腦袋裏面  
給希臘神話裝個滿；  
至於稅吏馬太呢，還不是  
盼望主復活他好接替猶大管錢？  
啊，人都是各懷著私心或成見，  
願意看見所看見，

所見的就是心願，  
再多上兩三個見證人也不夠雄辯！

倒不是因為他們說了些甚麼；  
是有些人不說甚麼  
才引起了我的思索：  
不錯，七天前，我也知道  
發生過地震；  
但不論是由於地震動，  
或是人挪開墓門口的石頭，  
總不該向上移動  
而不曾滾下山坡。  
還有，墓門大石上的封條，  
羅馬政府蓋的印被破壞了，  
宗教和政治領袖們竟沒有反應，  
對這項挑戰啥話都不說；  
而那些守墓的兵士失職，  
為甚麼沒有像往常一樣受重刑？  
這幾天，耶路撒冷的街道上  
傳播著耶穌基督復活的風聲，  
祭司和長老們顯然很煩惱，  
為甚麼不發表個聲明？  
他們儘可舉出相反的力證，  
幾曾見他們有顧順小百姓的人情？...  
這些事真是難以解釋。  
他們對這麼大的事保持靜默，  
更使我的心難以平靜。

已經十天了。  
我再去找老伙伴們觀望情形；  
同守了另一個安息日，  
有些事仍然是越辯越不清。  
太陽剛沉下了地平線。  
關著門的屋子裏面，  
竟然顯得十分光明！  
那熟悉的身影出現在我們中間，  
就像是從空氣凝聚成的。  
我多麼希望祂不再像過去一樣  
會識透人的心意：  
我希望祂不是衝著我來的，  
我希望西門張開雙臂的巨大軀體，  
可以擋住他的視線。  
我畏怯，卻不能挪開眼睛不看祂。

啊，祂微笑著，  
向我點點頭，沒有譴責：  
多馬，伸過你的指頭來，  
查驗我被人釘過的手；  
伸出你的手來，  
探入我肋旁  
被刺深入心臟的創傷！  
不要疑惑，總要相信！

我堅持不信的心防崩潰了，  
多麼愉快的向十字架的愛投降！  
冰冷的心甦醒了，  
在那雙透光的手掌下  
我跪伏，悔恨的眼淚像潰決堤防  
的洪流一般淌：  
啊，我的主，我的上帝！

祂赦罪的慈祥面光，  
照引著我事奉的新方向。  
重新奉獻在恩主的手裏，  
作門徒跟從主的腳蹤，  
負主的軛，學主的榜樣，  
作漁夫去得人，  
作牧人尋覓失喪的羊。

## 多馬的歷程

大約在第三世紀末，從敘利亞開始流傳一本  
多馬行傳 (*Acta Thomae*)，說到多馬如何遵  
行主的大使命，去印度傳福音和以後的事。

羅馬帝國的勢力伸張，伸張，  
統治著大半個世界，  
連地中海邊的以色列，  
也在它的掌握下——  
已經不再成國，

變成羅馬的一省。  
羅馬統治者仁慈的讓人民有自己的宗教，  
更為他們修建了輝煌的聖殿；只是一  
由統治者任命恭順聽命的大祭司。  
是這批宗教人，把他們的彌賽亞釘在  
十字架上殺了；  
但在三天三夜之後，神照祂的定旨先見，  
使主從死人中復活。

五旬節聖靈降下，把畏怯的門徒變成  
福音的精兵。  
他們按以色列人拈鬮分地的先例，  
把當時所知的世界，分成不同的地區，  
憑信心分工合作傳揚福音：  
古老的印度，落在多馬的分下。  
這人的舊毛病又發作了：  
先是：“怎麼可能！”  
然後說，文化不同，猶太人哪能  
向印度人傳道？  
聽說他們有甚麼“聖牛”不可宰殺，  
就算不計較營養問題，  
這文化的鴻溝如何傳通？  
夜裏，主在異象中顯現，  
也不能勸服他聽命。多馬再宣告他的名言：  
“我總是不信！除非...”

在遙遠的印度，城邦  
有一位甘多福王 (Gondophernes)，  
要建造一座宮殿自己享受，  
雖然他的王宮已經佔了半座城，  
但他仍然認為不夠；  
他向財政大臣說：“即使刮盡全國的  
糧食又有何妨？只要我過得舒服  
碩大且肥，哪管他小百姓枯瘦？”  
不過，全國的建築他都看得厭煩了，  
要新穎的設計必須往遠方搜求！  
他聽說過所羅門王宮室的盛名，  
雖然那都過去了，現代的希律王宮和  
才完工的聖殿，都獨具新猷。  
於是派商人亞班 (Abban) 為代表，  
把那裏最好的巧匠請來，不論  
用賄賂，用綁架，務必進口！  
果然，在猶太地，遇到了



徒學隸奴的，有一技，有技術傳授；  
匠人不過，脫手！人嗎？”回答：  
木主理不願意，你的主旨成！  
的得合子“他死，只甘心俯首。  
大盡錢銀：受下拜，交走了！  
偉，價錢馬：願的順利，我們  
最馬是十多我深深的，就起  
利多的二問！深深，就起  
利叫妙要班是馬樣，起  
加名更只亞“多這”

見，能幹，手，  
召見，能幹，手，  
喜誇人雙妙手，  
歡自步那讚的？”多馬回答：  
王的獨的稱讚的？”多馬回答：  
福得巧於這行造親傳，  
多功的出，甚和明師親傳，  
甘比的出，甚和明師親傳，  
後，住無築加是木勒中海大，  
以不建光你作撒地各和石造懷先麼，不心宕人工下及  
度班得名添“幼拿遍造軌於建王必甚合意盡延道你定方  
印亞尋的得：我自譽會製造精於福不為得務不王不  
達人是，有少問：我自譽會製造精於福不為得務不王不  
到商說所少王“出聲我善而更甘自不要只絕原絕因趕

辦，宮殿：善。普遍，  
趕麼窮人，善。普遍，  
急甚的道雨了，笑。哪裏？  
心造多傳的有歡，宮殿在  
勤建眾，惠的喜的宮殿  
殷材了鬼恩奇心中理想新  
須給趕王出心理問  
也鳩項病，了上也那  
，是款醫沾的路上看馬，  
面不的方國姓一回見  
方他造四全百王趕召  
一，建游，老福的即  
多馬過，把周是苦多忙立

多馬說：“你現在還不能夠，  
到離開這世界後就會看見！”

王沖沖大怒，判決把多馬活活剝皮，  
今天已經晚了，先把他拘禁下監。轉，  
就在那時，王弟忽然死了而後醒轉，  
述說曾被引導去看王的宮殿輝煌壯觀；  
他見證多馬並不會貪污營私舞弊，  
自己願意出錢購買將來的產業交換。  
甘多福不肯出賣，卻敬佩多馬和所建  
的工程，王和王弟並許多臣僕  
都歸信受了洗，舉國騰歡。  
他們不再為今世的物質經營打算，  
為福音和國度努力，完全奉獻。

後記：傳說多馬以後到印度東海岸，繼續傳揚福音，  
並在那裏遭受反對，為主殉道，被矛刺死。印  
度確有“多馬會”，其歷史可以追溯到十六世  
紀；但其譯文源自亞蘭文。

## 我的心

行走在崎嶇的窄路上  
悲哀的  
撫摸著荊棘的創傷  
我再一次跌進了  
魔鬼憂鬱的網

抬頭向上望  
星兒仍然明亮  
任豺狼把皮肉噬淨吧  
我的心  
已在天堂

## 心歌

真光穿透那厚積的層雲  
照入我的幽沉鬱的心  
何等奇異又永恆歡欣  
剎那間歎息消失了蹤影

我們航行在黑夜的海上  
指望如舵有一定的方向  
信心的風帆鼓起了翅膀  
用歌聲喚醒朝陽的光芒

徐志摩作“偶而”，幾為中文新詩中唯一可誦者，而有佛家因緣幻滅的悲哀氣息。心靈泛起此歌，算是基督徒的頌聲。  
附記

## 虹

在雨後  
從樹葉上的水珠裡  
一條彩色的橋  
從痛苦和塵污中  
通往瑰麗的天國

有多少靈魂  
用信心  
踏著神的信實走過去

建成這橋樑的是  
赦罪的恩光  
加上悔改的淚

時間

一時間給成功者以歡樂  
也給失敗者悔恨

許多人在紛紛聚  
有忿怒的臉向神抗  
商您老社的會顧客  
業然卻太是不顧第  
既然掌握著著會作  
無數的在人握不著  
誰知在“成”天國  
竟然用“功”望的  
一這車唯最壞的  
縱操於於於於於於  
“時”間”的時

一  
路  
上  
駕  
駛  
那  
老  
東  
西

孔氣客理好志知笛罵是該死  
面和旅有美大通汽噸真  
著兒的的標羅不無足一  
板點何樣目胸絕也頓己  
死半如怎公傑走叭面自  
是帶侯是巨豪就喇後或  
遠不等你人英雄走鳴在一  
永來未管要英要人鳴在一  
他向從不有有他既有罵

制度  
“訂位”  
怎麼說在微行的然人舊座“舒他  
“怎麼說在微行的然人舊座“舒他  
行不也然是就到卻那的難苦崎  
實客來公只然不車是前艱困崎  
未旅不就雖竟見的的年又極在  
上然人人也訴問壞千窄上行  
車雖有別有您申時最二狹坐車

計客里  
生乘故  
作車回  
另此轉  
了是車  
不也倒  
受本搭  
人馬經  
有底已

離地的運載  
脫的“嘻”的車上  
人目笑“無須你作奧秘件不  
有美時冕時也所神旨有等  
也榮“冠”也所神知道不  
下到謝得坐怨神知道不  
撒達感主乘尤作不我們知  
人有們見你要不然我時  
有也他面當不安雖然但

何用煩惱你能禱告

當不幸  
當在聚集著人生的風暴  
當荆棘佈你所行狹窄的古道  
當豺狼圍的黑暗中咆哮  
記得那安慰的話一  
何用煩惱 你能禱告

當大衛  
如忍受敵人的怒氣狂傲  
像河水湧來死亡的波濤  
雀鳥從捕鳥網羅衝破脫逃  
全在乎幫助的主一  
何用煩惱 你能禱告\*

當保羅  
站在海水沖濺的船梢  
日月星

都隱藏了他們的光耀  
大風浪在船舷側發著獐笑  
這帶鎖鍊的人說：  
何用煩惱 我能禱告\*\*

神兒女  
須謹防那惡者的兇狡  
它為要破壞人信心將話顛倒  
竟說是禱告何用你能煩惱  
但那信心的見證：一  
何用煩惱 你能禱告

\*詩篇第一百二十四篇  
\*\*使徒行傳第二十七章

### 布穀鳥

布穀鳥 叫著  
翱翔在天空  
散播著希望的種子  
我已經忘記  
你何時飛來  
又何時停歇

禾苗綠了  
禾苗吐穗  
禾苗收了  
布穀鳥  
我 不知道  
哪裡是你的土地

你的倉裡一  
如果你有倉的話  
或許是空的  
在心裡卻有無限豐滿

## 送報者

夢在鼓翼飛去之  
棲息在的窗口的依戀的  
屋頂的蔭蔽下後徘徊  
厚帘幕的背後  
罪惡在的癡笑  
良心在的低泣  
酸澀的紅眼睛  
和一靈魂的昏暗  
酒精燃起的慾燄  
酒使精力燃燒消耗  
麻雀牌和五十二張紙片  
在手裡成為沉重

光明和黑暗的交界  
沒有確定的界址  
我試著  
破除黑暗的樊籬  
把清晨的日光帶給人們  
在夜將盡的時候

## 生命之路

死亡  
差遣它的使者  
邀請客人

鼓著黑色輕紗的羽翼  
滑著熟練的無聲舞步  
捧著華美的微笑  
殷勤的帶著

人背棄了生  
勇的越過命  
打破道德的  
從高樓的邊  
從懸崖的盡  
從河堤墳墓  
跨進墳墓張  
去攀折那朵  
虛幻的玫瑰

智慧在焦急  
叫人在轉走  
是這條道上  
離棄黑暗不  
被那永恆的  
引向永恆的  
幸福

### 心底頌語

早年我曾有  
要攀上青空  
摘擷發光的  
星兒

以後我被捲  
另一個夢幻  
想以自發的  
塑造些星宿  
在夜空中照  
耀智慧

如今我已踏  
我這一切都  
伴隨浪花朵  
我仰望夜空  
靜聽他們低  
稱頌神奇妙  
湧起無盡的  
在胸臆間



## 新歲

當舊日曆的  
撕完最最後  
意味著一連  
意落葉從一  
片片的飄墜  
的串日子  
的枝頭的  
一頁的  
消逝

天國路上  
繼續的征  
在主的扶  
用信心持  
撕毀攔阻  
更近了  
啊，主！  
那真誠的  
慈愛笑容  
行著苦難  
引導下  
微笑幔  
幕前方  
注目

## 拓荒者

在福音的窄路上  
拓荒者帶著的  
走向遙遠的主  
為要撒下了  
他撒下灌  
澆辛勤  
拚命的  
拓荒  
去  
出  
去  
裡  
繁  
衍  
擴  
張  
莊  
稼  
鮮  
血  
漿  
作  
拓  
荒

黑夜的盡頭終於是曙光  
雖然像是那樣的漫長

麥子被陰溼重壓  
被幽暗埋藏  
終於向太陽  
伸展著綠色的豐收希望

沒有人知道  
在哪裡死亡  
在哪裡安葬  
正如他永遠的遺忘了  
在哪裡生長

他的腳蹤溢著芳香  
他的年的日永永遠長  
他征戰的路“就是凱旋的路”  
受苦的“印記”是公義的勳章  
荊棘和十架要換成天使的冠冕  
難過珍珠門戶踏著精金街道  
穿過珍寶痛苦眼淚  
不在那無雲的早晨  
在無止境的榮耀裡  
永居光明明天鄉

夜如何？

在黑暗中  
急促的喘息與沉吟：  
“夜，何時過去？”

夜的版圖仍然在擴張  
梟鳥在啼笑  
豺狼在厲嗥

真理的兒女一守望者  
仰望東方的天空  
吹起黎明的號角

## 故鄉的冬天

在冰封的土地上  
冬天殘酷的統治著  
沒有鹿車駛過的痕跡  
也沒有聲響

孩子們懸起奢望的襪子  
期求得到一枚雞蛋或麵包  
早晨瑟縮著伸展飢瘦的身體  
主子的鞭子趕除殘餘的幻夢

沒有燃燒著歡樂的爐火  
沒有圍繞著桌子的歌聲  
簷溜的淚結成的冰條  
在西北風裡發出低低的呻吟  
樹枝張開枯瘦的手臂  
向誰乞討溫暖和綠衣

人吐著褻瀆的話  
鼓掌送火箭衝破太空  
伯沙撒排設華筵  
飲著人民的血釀成的美酒  
被稱在天平裡並且浮起

晨光的腳步已逐漸走近  
黎明的大地上  
曉風將  
拂動綠色的旗幟



雖然 老漁夫 倔強的 不相信  
但 黑暗 從四面 撒下了  
海 浪 像 是 頑皮 的孩子  
把 著 船 舷 張 望 著  
譁 笑 著 嘲 弄 著

在 海 上 的 黎 明  
他 看 見 了 那 岸 邊 的 瘦 長 身 影  
聽 見 了 那 慈 祥 和 權 能 的 語 聲  
再 一 次 再 一 次 再 一 次  
向 主 奉 獻 自 己 遙 遠 的 海 洋  
把 小 船 投 向 破 浪 濤  
向 不 可 知 的 前 程 遠 征

## 樹

一 棵 樹  
在 乾 旱 之 地  
不 見 雨 滴  
遠 離 水 溪  
沒 有 人 來 澆 灌  
也 沒 有 人 來 憐 惜

我 已 遺 忘 了  
它 如 何 栽 植  
如 何 長 起  
只 當 記 得 一 片 葉 子  
跌 入 了 塵 泥  
樹 上 沒 有 花  
也 沒 有 果 實

它的記憶



慷慨的為我奏愉快的新曲  
我的靈魂靜的幸福海洋中  
在這幽靜的幸福海洋中  
揚起了征帆

### 在清晨的小徑

太陽用快樂的語氣  
道著：早安  
夜露：晶瑩的明珠  
綴滿了青草兒  
有人要覓取財寶  
在清晨的小徑上

那加利異人的腳步  
那曾在海面行走的腳步  
如今，仍然行走經過  
甦醒的靈魂門口  
在清晨的小徑上

真實的財寶不隨風暴飛逝  
真實的明珠不因日光消散  
我悔改認罪的手接取永生  
伸出信心的手接取永生  
在清晨的小徑上

### 家之頌

鳥兒翱翔在天空的巢  
但有一個溫暖的巢  
當疲倦沉壓在雙翼時  
可以宿歇

神賜給人生一個家  
也不是賜給窮人一足  
論是貧窮的集富  
與生命結的延長

耶穌曾離開  
天上的四方  
藉祂的死吞滅死亡  
使我們有永生  
這是你我愛中  
使我們頌揚  
磐石教會的家

播種者

有的播種者  
播散著愛的種子  
用自已的血澆灌

另有播種者  
播散著仇恨的種子  
用別人的血澆灌

於是大地  
百合花受著荆棘的刺傷  
但荆棘終將丟在火裡  
當那一天來臨的時候  
燃燒

螢燄



他們說  
你是腐草的化身  
每夜是在你的伙伴間的飛巡  
但不知那那些平庸的凡草  
何獨你有這樣光潔的靈魂

你是在人間的星辰  
脫離了那遙遠的一群  
從天際來臨  
把一盞遨遊的燈籠  
照引著愁人走向夢門

夜已經到來  
濃黑正在湧來  
正在湧來  
你燃燒著自己發出的青燄  
孤獨的在荒徑中徘徊

我幾曾懷疑  
你在尋覓些甚麼  
可是夜女失落的翠釵  
那讓青蛙去拾取吧  
在地面揭不起来的蒼苔

你倦了  
棲落在簷角上  
或躺臥在殘陋的故鄉  
你何曾求恬適的安息  
又有誰為你鋪設茵床

但你仍勇敢的  
背負著理想  
在夜靜靜的  
當晨曦的金黃  
洒放著光芒  
退隱上東窗  
爭攘

## 新生

百合花的喇叭  
喚醒了朝陽  
清晨將時間的道路  
鋪在人面前

從夢幻的山谷中  
找回迷失的自己  
向前方進征吧  
隨著永恆之光的引導

任昨日的記憶之花  
與夜暗一同凋謝

## 鳳凰木

羽毛般的葉輕盈卻濃密  
啊 豐盛的綠色生命  
廣大的濃蔭和草茵交織

疲憊的行旅在這裡憩息  
我並不向他們索求代價  
像世上的旅店售賣情誼

火紅的花朵表徵著熱誠  
更深的奉獻融入更多的生命  
不吝惜的注入更多的愛靈  
親切的給予希望的

當嚴酷的寒冬君臨人間  
當夜暗的黑袍罩住大地  
在歡笑火焰中迎接轉化

施捨著光和熱失去自己

## 爆竹

為甚麼人他們要燃放的爆竹  
豈是要逐歲人爆心出中的沉鬱  
是用辭歲盛筵也也留它不住

舊歲只留下來了舊的傷痕  
新年又的帶灰了新的衰呼吸  
最時快的積步也埋不能逃

人們在墳墓的途中遲疑  
帶甚麼給死虛浮的見禮  
是權勢和不能止渴的財利

就在這矛盾中爆起硝煙  
仿彿是無可奈何的呼喊  
人戰爭的硝煙離此並不遠

有用的錢財竟化成殘灰  
消防車忙碌著搶救火災  
歡笑看焰火衝上天際  
所換取的結果卻是悲哀

## 悼念

在遙遙的他方  
遠離故國家園  
你離開了溫暖  
只為傳揚和平  
只為拓展神國  
地土享福的疆域



在 那 乾 硬 的 土 地 上  
你 洒 下 了 鮮 血 的 種 子  
作 了 你 埋 葬 的 地 方  
你 卻 在 那 裡 勝 過 了 死 亡  
生 命 在 那 裡 滋 長  
我 不 該 為 你 哀 悼  
還 是 為 你 慶 幸  
那 歡 樂 的 豐 收  
那 永 不 消 失 的 光 芒

生命的呼喚

脊背已彎曲了

那是為了生活的重擔  
為了罪的重擔  
朝朝夕夕壓在身上

有誰能夠補救  
有誰能夠醫治  
有可憐的心靈積上了  
舊的創傷又積上了  
新的創傷

天將晚  
夜將臨到  
陰影已經拖長一拖長一  
哪裡是你的歸宿  
在歧路中迷失的羊

夏令過  
冬正走近  
秋天已經轉涼...轉涼...  
空虛或是滿盈  
你倉有  
甚麼收藏

聽啊 是從靠近你心的地方  
從遙遠的天堂  
傳來慈愛的聲音  
是生命得永生脫離死亡  
你怎能再拒絕  
怎能再頑強  
接受主耶穌  
作你生命的平安無疆  
得著喜樂

### 天橋邊

昨夜的歡樂逝去了  
隨著消散的夜影  
隨著飄過的晨風

宿醉帶給他的口渴  
他卻在努力的追尋  
如他在糟粕的廢渣  
追他尋歡樂的酒精  
從笑著蒼白的茫然  
最後的的嘴脣中  
綻開笑

琥珀色轉成了紅色  
交通燈冷漠的立在那裡  
隨著時間無聲的轉換  
地染了紅  
一灘血  
從他失去的軀體流出  
這最後許多的錯誤中  
僅是在為他繼續前進  
不適當的時候停止

“轉回吧！轉回吧！  
何必死亡呢？”  
聖靈發出聲音  
你要接受永生樂的橋一  
從那當你的腳步  
邁入不返的死門之前

## 拯救

一股黑的流  
一股白的流  
不停的交替著湧流  
把我的生命  
沖開一個大破口

我驚惶

我掙扎  
但卻沉下  
更深的沉下去  
可怕的毀滅  
有誰能夠來救

主耶穌來了  
伸出慈愛的手  
把我救起來  
又引導我  
在祂的光中行走

## 征帆

船離開了淺窄的海港  
因為那不是它永遠的家鄉  
斷開了那牽羈的岸上的索韉  
張開了帆的翅膀  
船要開航

這船是太小了些  
但它勇敢的  
滑進了深廣的海洋  
嘲笑著狂傲的風浪

挺直了脊梁  
那高聳的十架桅檣  
用連絡的全德為船身  
信心接受上面被風吹得飽漲  
用不著七手八腳的  
雖然搖櫓鼓槳  
仍然要在黑夜  
記認北極星的方向  
定了希望的舵



你的目標  
不是向名  
利撒網  
在這沒有  
邊岸的  
海上  
有多少  
靈魂沉  
溺喪亡  
有抓住  
他們伸  
出來的手  
拉上來  
又載著  
他們駛  
向安康  
黎明還  
未到  
你從遠  
方運來  
生命之  
糧  
工作報  
償  
只是那  
生之微  
笑的花  
朵  
迎著朝  
陽開放

## 橋

兩隻手  
從不同的  
緊湊的  
靈魂無  
聲的  
不是  
一邊  
的接  
融合  
愛交  
互湧  
來  
一起  
流

是十字架  
築成了永  
不朽壞的  
橋樑

## 死與生

你謙虛  
捨棄高  
天自己  
犧牲自  
己的  
把身體  
當作  
祭物  
奉獻  
最大  
的謙  
虛  
降卑  
到  
人  
間  
最大  
的犧  
牲  
奉獻

面掩一刑高味眠  
暗子受的苦安  
地愛同詛的地  
昏的盜咒死亡絕  
天祀強被死墓  
上你罪掛受在墳  
山向與蛇嘗望  
他神竟銅主盼  
各的者的的盼  
各義治命類  
在公那救生人

死亡旋放延失天  
死凱釋綿損今  
滅遠死亡傳的到  
吞永死遞裡直  
是正命裡在豐收  
死亡真生人落的  
你是的在子息  
來天遠靈麥不  
原升永聖粒成  
啊復如隨那卻

現顯戰見  
瀾火焰群的殿  
狂的害主的頭爭相  
的惡殘毀待焰為的主  
道邪下拆期火軍耀  
背著裝要和大榮  
動燒偽活動求風為與  
推燃的活祈大成中  
在在皮的裡的骨光  
但地羊勇這節骸的  
撒遍在奮在旬乾曦  
今天狼敵們五枯晨  
今今豺仇我那使在

## 法老的鞭子

時候自由容陋  
的自笑醜  
動的抖飾更顯  
揮動下顫裝哭  
鞭子剩必須痛  
的們上還必起  
法老們容比  
當奴才在這

音流大門  
聲滴張私  
延默才的  
綿默向勇  
別能會是  
是只敢  
應淚是  
了和的眼消遣  
除才的的  
口裡奴才們

傲寶座哮  
驕珍寶的  
的的榮大  
他的貴光又  
欣至子族  
人失主同  
有就如上向  
是就佛當  
應該否仿是

從早到晚他看的來那麽勤勞  
為要討主子的賞賜和稱好  
全然後忘記了有迦南的基業  
好像心靈也有無形的鏹鏹

奴才每也 有 著 各 自 的 財 產  
那 就 是 謹 慎 的 拘 守 著 遺 傳  
最 大 叛 逆 的 罪 是 半 空 的 真 理  
準 打 破 那 永 遠 半 空 的 飯 碗

奴才更被自己肚腹轄管  
自由敬拜神被看為造反  
當法老的鞭子揮動的時  
你可曾偷仰望神慈愛的臉

注：法老是古埃及的統治者，也是宗教權威的代表。

俗遠侵近略，東征西伐！  
擄掠來人口和財富，  
在地面上到處稱霸；  
有誰敢不服俺的理論，  
就無憐憫的集體屠殺！

埃及發展得既富且強，  
倚靠尼羅河成其偉大，  
豈僅是雄視一方，  
還推廣享樂文化。  
我是身體！只管眼前歡，  
誰肯相信審判與刑罰？  
讓摩西再來過一番，  
表現西乃山雷厲風行可怕，  
還是金牛犢深耕的犁溝，  
種植豐茂的莊稼；  
到時收割在禾場上，  
才知道糠粃歸火焰原來是真話！

## 良友

面頰用水洗  
洗不去所蒙的羞垢  
眼睛是流淚的泉源  
流不盡哀愁  
那為了製造笑容  
而張開的口

掛著“愛”的珠串  
卻要嚼碎我的骨頭

主啊  
惟有你是真實  
是我的良友

## 太陽

太陽從地下升起  
衝破了黑暗的墳墓  
大地甦醒了  
清晨的鳥兒  
奏著光明的凱歌

得勝的元帥乘著  
白駒從東方起行  
當他經過的時候  
伸出慈愛的手指  
輕柔的擦乾那葉子  
長夜的痛哭所遺下的淚珠

在屋頂下的人開始  
找著了生的活泉源  
因為金箭射碎了封鎖  
在門口幽暗的無形石頭  
花朵用微笑染上彩色的自由  
花迎接從捆綁中得回的自由  
解凍的溪水也映照  
天空的雲霞奔流

鴿子，你在何方

戰雲灰沉沉的密佈著  
掩蔽了希望下的晴空  
彈雨帶來輕易的死亡  
隨著人從普羅米修斯的智慧  
靜靜的山谷被雷火和閃電  
靜顯得更沉鬱更沉鬱

鴿子  
是那銜來橄欖枝的鴿子  
或被生鐵翼的鷹的抓噬  
或千萬人張開他如青鳥的  
他要盼用溫暖的羽毛來  
你來接你來接你來接你

你豈是迷失了方向  
你豈是嫌棄那痛苦醜陋的面目  
你被傷者太遙遠了吧  
是為何遲遲善者  
莫非是你囚禁在樊籠裡  
只是為取了人弄者的表演  
來取得被愚弄者的真實金錢

鴿子  
那腳來橄欖枝的鴿子  
你在何方

## 百合花之歌

原野中有骸骨  
城市裡滿了強暴  
你長大的幽深的山谷  
所吸取的營養  
並不是流人的血液

勇敢的  
你展開綠色的旗幟  
向著荊棘嫉妒的箭鏃  
用純潔的喇叭  
吹奏起黎明之音



## 信念的飛鳥

雨絲織成了愁網  
籠罩著大地頭上  
撒在人的心頭  
不停的沉的感染擴張  
陰沉的捕捉明天  
要吞噬希望

我的心畏怯  
仿佛迷失在寂寞的海洋  
如落葉在泥地  
甚麼勇氣都消融了  
只剩下沮喪  
像廢棄的渣滓一樣

雖然我不曾看見  
彩虹在天際發光  
但我持有的神信實  
信念的翅膀堅強  
我的心靈的鳥  
向著光明的太陽飛翔

## 椰樹的沉思

椰樹蓬亂著頭髮  
等晚風來為它梳刷  
因為在戰火中  
喪失了它親愛的媽媽

孤單的燕子悲鳴  
翩翩飛翔在廢墟  
失去了築巢的舊梁  
也失去了昔時的伴侶

白雲駕著風的翅膀  
自捆鎖的邊隙逃出  
雖慶幸獲得自由  
卻流著淚雨傾訴

是烽煙和橫流的鮮血

把西天的晚霞染紅  
太陽無可奈何的回顧  
暮色卻已漸漸朦朧

在晚風輕送著耳語時  
椰樹下有人在沉思  
人都受私慾的驅使爭戰  
卻一誰揚起真理的旌旗

### 祈求的心聲

復活的主  
我們向你仰望  
你勝過了幽暗死亡  
帶給世人光明

得勝的元帥  
我們跟你同往戰場  
在艱難的人生戰場  
你加給我們力量  
對我們何等的殷切期許：  
我永不願看見  
天國的軍隊打失敗的仗

但今天 主啊

哪裡有你的旗幟  
遍地是吼叫的豺狼  
荊棘藜在園裡滋長  
你的葡萄園

我們奔跑  
歸於徒然  
我們洒下淚  
我並綿延發出興  
我並們澆灌下漿  
我並們有柔軟心的土壤  
我卻像播下真道的好種  
我上天傾倒飛鳥吃光祭壇  
我看哪火的卻仍的未冷落  
淒涼倒荒園

主啊為何何  
為何你仍然靜默  
伸出你下大的能再的臂膀  
再使枯乾的骸骨成下為靈火軍  
使將殘的燈火輝煌發亮

拂拭著生鏽的劍

拂拭著生鏽的劍  
我悲哀

敵人的力量猖狂  
我的力量已經衰敗  
魔燄仍然高張  
我的心卻如寒灰

在遍地的枯旱中



## 爭取人心靈的解放

主啊  
我在這  
我在这  
願在你  
使我們  
讓神旨  
我們身  
上成就  
等候求  
五旬節  
興起  
彰顯醒  
在成就

## 憂愁

憂愁  
不能將  
卻能為  
使你背  
上的重  
擔  
推到  
築起  
監牢

更加沉重  
因為兩眉的鎖結  
使眼中  
春天的光輝減少

快到主救恩的泉源  
來洗你流淚的眼  
飽飲祂樂河的水  
使你的愁腸舒展  
哪還怕烏雲風暴  
當你仰望  
主慈愛的臉

# 明天

綠葉成了黃葉  
葉成了一片  
變悄然一片  
悄一今天  
時然變  
卻間逝  
卻不曾  
除了  
黃葉  
葉地  
上  
片  
片  
昨天  
天去  
不  
復  
壓  
在  
心  
頭  
痕  
跡  
懷  
念  
多  
甚  
的

季節不  
生之年  
黑髮  
黑我  
望  
那  
真  
不  
消  
褪  
的  
榮  
耀  
的  
命  
光  
華  
留  
在  
日  
髮  
耀  
的  
明  
天  
增  
加  
的  
生  
命  
光  
華



我聽見了那聲音

我聽見了那聲音：一  
號角吹起  
戰馬在長嘶  
我聽見了那聲音  
風在樹梢上  
飄動它的大旗

天空的陰雲是那麼厚密  
啊 的多雨的響聲  
多爭戰的氣息  
少還的靈魂失喪  
你還的在計算夢中的財利  
我的心在傷痛  
我豈能安逸  
你聽見了那聲音：炬  
我燃燒著生命的世代  
照亮黑暗起真理  
高舉起真理

敞開你關閉的門  
主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  
你無人能關無敵  
你要去解開被撒但  
要捆綁的靈魂世界的牽繫  
我先斬斷對世界的牽繫  
我聽見了那聲音：  
時候已不多  
不能自徬徨  
甚至民意時間讓你哭泣

起來吧  
不要再留下甚麼一  
不獻上你的大能  
靠著主的能大力

不 要 後 顧 手 既 已 經 扶 犁  
一 直 奮 戰 到 底 然 高 漲  
魔 鬼 的 勢 燄 雖 聲 音 聲  
但 我 聽 見 了 那 聲 音 聲  
主 將 頌 賜 冠 冕 旋 時  
在 祂 榮 耀 凱 旋 時

## 蝸牛

哪 裡 是 你 的 家  
你 已 經 忘 記  
你 的 家 在 背 上  
一 時 也 未 曾 相 離

世 上 應 該 數 你  
生 活 最 為 希 奇  
你 是 從 不 離 家 的 游 子  
背 脊 就 是 屋 脊

在 紛 擾 的 世 界 中  
你 卻 有 自 己 的 安 息  
那 麼 緩 慢 的 行 進 著  
任 憑 人 鄙 視 輕 棄  
有 一 天 世 界 將 你 迷 失  
只 留 下 經 過 的 冠 冕 軌 跡

## 蒼老

那棵老榕樹  
你比我更為蒼老  
你的手臂那麽枯瘦  
還有佝曲的腰

沒有人為你梳剪  
你的鬚鬚隨風飄搖  
沒有人為你年補綴  
那早已破舊了的綠袍

人們對你是那麼殘忍  
彎起舌頭的嘲笑  
射出冷苦的難像藤葛纏繞  
太多的人倒蒼老  
卻看著我更為蒼老

去吧，陰影！

去吧，陰影！  
你  
我不需要你的陪伴；  
我不接受你的愛憐；  
我在主的光中，  
不會孤單。

我不再失望悲哀，  
不讓苦澀的淚  
遮掩我盼望的眼；  
我停止塑造  
偉大的自我，  
把這偶像摔碎，  
淡漠從人來的稱讚；  
用微笑迎接損失，  
就是傾倒生命也甘願。

當罪惡得著潔淨，  
主的光輝進入心間：  
我再堆積在心的陰暗。  
陳舊的驕傲，嫉妒，  
兇惡，恨怨，念…  
都焚燒在十字架祭壇。  
一顆心，完全被  
愛所征服，充滿。

但是，當我走上了  
才這各他十架道路，  
知道過所知的艱難。  
處處是逼迫，試煉，  
受盡了蔑視，憂患；  
當懷著一顆破碎的心，  
向教會尋求醫治，安慰，  
哪知，在上的傷痕一  
甬更添了悲慘的經驗：  
買得來是傷心的發  
原是在蠅子中間。

啊，歡笑吧！  
建造成功的巨廈，  
口號叫得動聽，新鮮；  
美麗的旗幟在招展，  
向世界拋著媚眼，  
與罪惡攜手相連，  
我們那條路又寬，  
奔起酒杯慶祝聯歡，  
同魔鬼訂下了約：  
“互不侵犯”！

當那隻手伸進來的時候，  
啊，可怕的黑暗！  
在“愛”的團體中，

才認識實在的奸險，  
哪裡有此擔當的重擔！  
他是那樣的好看呀！  
他微笑是那麽香甜；  
親嘴（甚至的在馬尼園，  
拔刀的主猶大是內奸。）  
真箇是相擠相撞，  
用脅推你的跌倒，  
巴不得踏著你的背脊，  
爬上權力的峰巔！  
眼淚向肚裡淌，  
一顆心，沉墜，  
在靜夜的禱告中，  
我捧著受傷的心向主陳言：

“主啊，讓我去吧！  
人微弱的力量哪裡能堪？  
喝譏誚如同喝水，  
受毀謗如同吃飯；  
在眼淚和餐餅的時候，  
杯中血汁下咽。  
正把拒盜而人的揖盜，  
把拯救靈魂的託付  
當作戲玩的無關；  
用對內爭戰的氣力，  
主啊，讓我去吧！  
讓我跳出這是非圈！”

耳中傳來的主的慈聲，  
仿佛我兒！你手既已扶犁，  
“我要後顧，不要灰心，  
不要一往直奔，仰望標竿。  
我可曾知道，仰望標竿。  
我為誰離開了高天，  
穿上肉身臨到塵寰；

痛苦，  
酸真光，  
偏；  
拒絕，  
可厭；  
背脊，  
鞭；  
釘，  
被懸；  
紫衫；  
王冠。  
是我用  
所換，  
要收回的奉獻？  
想高過先生？  
比我更為完全？

成說  
因為  
因聖  
看我  
忍我  
身是  
是編  
你流  
你為  
已擺  
學在  
你豈

為不  
數不  
因為  
潔被  
我背  
受救  
體用  
染遍  
用荊  
成的  
你的  
流的  
為擺  
已擺  
學在  
你豈

貧窮  
的完  
世的人  
潔被  
我背  
受救  
體用  
染遍  
用荊  
成的  
你的  
流的  
為擺  
已擺  
學在  
你豈

受熬  
煎的  
不走  
棄嫌  
強盜  
人罪  
情無  
援人  
在十  
血漬  
了紫  
荊棘  
得勝  
的命  
贖價  
何要  
在祭  
壇想  
豈是

盡煎  
辛愛  
迷被  
嫌，  
盜罪  
的的  
十架  
被  
紫衫；  
荊棘  
得勝  
的命  
贖價  
何要  
在祭  
壇想  
豈是

痛苦，  
酸真光，  
偏；  
拒絕，  
可厭；  
背脊，  
鞭；  
釘，  
被懸；  
紫衫；  
王冠。  
是我用  
所換，  
要收回的奉獻？  
想高過先生？  
比我更為完全？

今天，就是到今天，  
這道路的人，  
也沒有許多的方便；  
聖潔真道的種子，  
是用鮮血播散，  
是用汗流澆灌，  
只有焚燒的生命，  
才可奏出頌讚的詩篇。  
你應當忠心到底，  
跟隨我的腳蹤，  
直到光榮的凱旋……”

剎那間，  
陰雲盡消，愁霧皆散，  
仍然是輕飄，麗日在天；  
白雲輕飄，麗日在天；  
神信實立約的彩虹，  
綴在碧空的那一邊，  
我的眼淚，  
被陽光的手指拭乾；

當“自我”的陰影除去，  
我重又覓得那喜樂的泉源。

我不再哭泣，  
我不要吶喊！  
勇敢的吶喊！  
使這聲音，  
載送那美好的信息，  
在沙漠，  
在平原，  
在喧囂的城市，  
在寂寞的荒山，  
不住地廣傳，更廣傳…  
不叫人悔改離開罪惡，  
祂必廣刑赦免，  
脫死亡，重生，醒悟向善，  
尋求生命之主的面，  
為主勞苦多結果子，  
把佳種撒在人心田。  
我意志已決，  
信念更堅，  
願像蠟燭把生命燃盡，  
直到朝陽從東方射出金箭。

去吧，陰影！你去吧！  
我要像勇士，  
揮動神的寶劍，  
斬斷你的鎖鍊。  
你不要對我再糾纏，  
不必再依依留戀，  
去吧，去的到那  
無極的遙遠，  
去吧！用不著握手，  
我不要與你“再見”！



失去自由的鳥



我要餐朝霞，  
飲清流，  
摘晨露，  
登雲霄...  
不願再被世事纏繞。  
我的家呀，  
我的家是在林梢！

### 遙遠的旅程

我已經遠遠望見  
那榮耀的天城  
那珍珠的門  
受苦所凝成的光芒

路那麼崎嶇而遙遠  
但主的真理作我的杖  
使我持定盼望  
一直前行

這路上沒有花香  
也沒有旅店  
只有那永恆之光  
像引路的星  
使我的步履安穩  
堅毅的邁步前進  
越過沙漠  
拉長與世界的距離  
更移近那城垣

我要朝拜那位君王  
是被殺的羔羊  
當我失去自己  
在頌讚的歌聲中  
披上榮耀的新裳

## 樊籬

我們同住一個世界上，  
卻像是不同的星球  
那樣遙遠。  
是人殘忍的手，  
作成了不能超越的界限；  
但是，在禱告中  
我們卻又緊密相連，  
並沒有甚麼能夠阻攔。

我們同在一條路上，  
可說是朝夕相見；  
但卻有藩籬在中間，  
我們各自站在一邊，  
射出冷冷的箭，  
所見的只是外面，  
內心是那麼遙遠，  
沒有一些兒溫暖。

啊，可咒詛的藩籬！  
是你，在人與人中間  
造成了敵視，  
留下了分割的痕記，  
人們卻寧願受你的護庇。  
甚麼時候他們才會醒悟——  
需求所缺乏的陽光和愛，  
藩籬，將完全被毀棄。

十年

一系列的日子，  
從生命中逝去。  
像是水流，  
不曾停止，  
也不能轉回。

在小舟上，  
我迴望：  
多少的土地荒廢，  
未曾結出果實。  
原來是  
原立志，不會帶來豐收，  
除非你辛勤的  
播種，耕耘…

十年，  
人生有多少個十年？  
一分一秒的累積，  
我必須來堆成，  
當清醒的時候。

在星月的光下

一鉤新生月  
和數點光亮的星  
出現在東方的天空

那誇大的口  
所造成的神話  
終於破滅了  
“日不落之國”的旗  
悲哀的降下 降下  
新沙皇主義造成的黑夜  
籠罩著地球上最大塊的土地

升起了  
起之在  
希望懸然  
高雖給  
卻黑夜  
黑

升起了  
起之在  
光夜  
空  
芒  
堅  
不  
定  
能  
淹  
沒  
一  
切

最耀  
信念  
一  
切

那光來得如此遙遠  
勝過了雲霧  
爬上慈山巔  
將你向人間的  
洒向好母親  
你用是你柔的  
給予兒女們  
給安撫

一鉤新  
和數點  
出現在  
是星  
是那  
是我  
也願  
這勝  
更願  
都認  
也把

生光亮  
光東  
的月  
方光  
的自  
東的  
自由  
父感  
上祈  
不之  
在島  
永  
遠  
堅  
立

星  
的  
天  
空  
下  
和  
平  
寧  
靜

滋長  
永  
遠  
堅  
立

波濤  
兒  
女  
們  
的  
神

光  
月  
光  
的  
神

全  
地

## 冠冕

人們都在和時間賽跑  
努力增加速度和功效  
在這場不停的爭逐中  
卻從未有人得到錦標

甚至有人在奔跑途中  
未到終點就力竭跌倒

功  
蕭  
的  
髮  
不  
定  
白  
的  
成  
跡  
不  
使  
積  
堆  
訪  
尋  
月  
歲

路  
足  
跡  
郁  
冕  
哀  
冠  
馥  
血  
馥  
冠  
哀  
窄  
停  
血  
馥  
冠  
哀  
架  
棘  
斑  
斑  
花  
耀  
有  
字  
荆  
棘  
斑  
斑  
鮮  
榮  
耀  
經  
十  
的  
的  
朵  
著  
榮  
耀  
曾  
那  
上  
的  
下  
朵  
得  
榮  
耀  
一  
向  
路  
留  
出  
晨  
一  
奔  
因  
人  
放  
早  
然  
要  
不  
前  
開  
到  
雖

## 火煉

赤  
紅  
的  
火  
焰  
並  
沒  
有  
將  
鐵  
燒  
燬  
只  
使  
他  
變  
成  
鋼

熬  
煉  
是  
痛  
苦  
難  
當  
眼  
淚  
往  
下  
淌  
祈  
禱  
卻  
是  
升  
上  
在  
壇  
上  
的  
祭  
物  
經  
過  
焚  
燒  
才  
發  
出  
馨  
香

自  
從  
迫  
害  
向  
你  
伸  
出  
它  
可  
怕  
的  
巨  
掌  
在  
你  
不  
止  
息  
的  
爭  
戰  
中  
勝  
仗  
你  
為  
主  
打  
了  
光  
榮  
的  
幽  
谷  
你  
經  
過  
了  
死  
蔭  
的  
群  
羊  
你  
卻  
造  
就  
了  
神  
的  
使  
者  
你  
成  
了  
帶  
鎖  
鍊  
的  
使  
者  
卻  
證  
實  
了  
主  
的  
道  
不  
被  
捆  
綁

主  
所  
親  
愛  
的  
你  
受  
苦  
祂  
豈  
是  
甘  
心  
使  
你  
的  
腳  
是  
為  
使  
你  
美  
好  
的  
腳  
蹤

為信徒留下榜樣”  
你不止是“明道”  
更不見證了神輝煌發光  
在少人身上的信心和發的剛強  
多垂手雲彩雲的引導而腿挺起  
因你受苦使主道更加興旺

撒但的暴虐為愚蠢  
使它自已成認清了豺狼  
全世都害真的呼求巴比倫  
那殘害們傾倒列王  
聖徒們興起古列王  
使主與耶路撒冷要作華冠冕旒  
又如同明燈發亮

我們欣喜的宣告  
雅各之子必無滅亡  
火之並沒有將鐵燒燬  
只使他變成鋼  
還有他一點點時候  
你要被鑄成得勝的利劍  
刺入王敵的胸膛

## 震動的大地

### 一 哀捷克

當北風伸出它權力的巨掌  
敵基督的旗幟飄揚著  
漆著鐮斧頭的鐵車  
載來征服者的獠笑



了去泥血管  
飛肉破了上  
容的破地上  
笑上漲土地  
的街液流著  
真了血污  
天成的玷著  
童體怒被流  
孩身憤在

來凝結工業  
由偉大王國  
吹自的工澀的  
風使林的輕苦  
寒的莫了民  
的極夜理服人  
北黑克征用讓  
戰麟

## 二 地震

大地被破  
忽然的火爆  
的耐熱的沉  
沉默的動那  
沉的建築在  
久的忍不的工  
長的內心載不  
她載不的工  
它高聳的搖  
罪惡地搖動  
大人們在邁  
卻仍然傾向

榮山權  
池蓄的  
起造的  
堆起的  
所修造的  
震動  
在枯骨  
用智慧  
在崩裂  
快來投  
得著那  
進入他

## 方向

規章的  
方向忙  
向西移  
古老的  
東方變  
了容易  
立人容  
下設憑  
麼年來  
定上  
任多  
誰地  
憑感  
是在  
任情  
但  
“方  
向”  
仍然  
是一  
樣

中間  
老長  
滋長  
漸停  
已  
叢林  
中  
的日  
不自  
己  
成  
了  
荒涼  
的頭  
慾點  
燃起  
更  
有  
情  
慾  
的  
野  
火  
渴  
欲  
狂  
啊  
何  
等  
的  
切  
望  
哪  
裡  
能  
尋  
得  
滋  
潤  
的  
瓊  
漿

清泉  
地  
死亡  
岩石  
流出  
自  
軀  
的  
心  
房  
滋  
潤  
謙  
卑  
的  
旅  
人  
給  
疲  
勞  
的  
力  
量  
伸  
出  
你  
的  
手  
來  
交  
在  
那  
有  
釘  
痕  
的  
手  
上  
袖  
必  
引  
導  
你  
由  
腳  
下  
直  
到  
樂  
園  
的  
地  
方

## 火焰的微笑

除去銀子的渣滓，就有銀子出來，  
銀匠能以作器皿。（箴二五：4）

忍耐這火焰吧  
不要再嗟歎  
誰會欣賞火焰的歡躍  
和它發出的笑聲

不是你在忍耐  
不是銀匠在忍耐你  
他開著盼望花朵的微笑  
不因遲延而凋謝

火焰用時間作燃料  
也燒去了渣滓  
使銀子成為純淨  
能以作成器皿  
他還要再雕刻  
加上精巧的細磨

到那時 一定要到那時  
將會贏得人驚羨的眼光  
欣賞這美妙更早些  
但若能更早些欣賞  
透過火焰的光  
將會給你歡樂

## 遙寄

把思念  
刻在青綠的樹葉上

託鴻雁  
把友情帶到遠方

鴻雁在空飛  
飛過一險峻的  
飛越過重重的手  
和交到那裏子  
那裏卻已枯黃  
破碎了  
我的思念也破碎了  
沒有誰珍惜

天氣是冷的  
雨絲垂下  
一並不  
卻也是澆滅  
憤怒也凝結了  
我只輕歎著  
冷啊

風把破碎的枯葉  
捲成了一堆  
天上降下火來  
燒著了  
在暗中的禱呼聲  
像祭物的香氣上騰

### 前面的路

從腳下  
到碧天的  
鋪開了前面的路  
越遠也越窄  
直到那隱藏著的轉彎  
在艱難與成功的中間

並沒有邊界  
當你的腳  
跨過去才會知道  
眼淚中  
原來會有歡笑

看哪！那片雲

看哪 天邊的那一片雲  
夕陽給它鍍上了黃金  
它輕輕飛揚又滿心歡欣  
但不久黑暗就降臨

看哪 天邊的那一片雲  
竟然堆成了壯麗的山峰  
卻不能抵擋吹來的暴風  
無聲的傾倒消失了影蹤

看哪 天邊的那一片雲  
他不辭勞辛無論遠或近  
當他降卑又悄悄的消散  
人歡笑仰望豐收的甘霖

當我口再沒有聲音

當我口再沒有聲音的時候  
當我的心停止了跳動

那將要來黑暗的日子  
一切都要在主的面前說明

我曾想到那日子  
星星都殞落了  
還有甚麼能夠存留到永恆  
只有為主得永恆靈魂

現今我的口還  
當向這世代有聲  
在滋潤那播下愛的主的救恩  
求主禁止我的枯渴者的心惡言  
敞開墳墓的氣息蔚成彩雲

### 山川秋入夢

在黯淡的夢中：一  
日光蒼白的臉  
沒有血色  
樹葉落光了  
剩下光禿的空枝  
看不出大地仍然有氣息

貧窮的山  
露出了瘦骨  
它的衣破了  
誰給它綴補  
山沉默默著  
沒有憤怒  
也沒有哀哭

不見了  
那舊時的伴侶  
也帶走了歡笑  
綠色豐富

飄零的落葉  
在奔流的水面作生之旅  
在那裡 那裡是豐收

## 進攻

號角長鳴  
劃破了曉空  
旌旗在晨風中飄  
雖然壓制著黑暗  
但我們的腳步  
黎明的漸消  
已漸消  
寂寥的  
還聽不到  
同胞  
漸走近

基督的戰士  
你在哪裡  
你曾否聽見  
你曾否看見  
你曾否看見  
你願否響應  
我們的元帥呼召  
在死亡門前  
變為號吶  
喪魂  
焚燒  
中

不要再建立自己的堡壘吧  
為甚麼修造  
那強固高  
大的監牢  
你在那裡  
得意的歡笑  
並且自誇  
自傲  
使青天的  
頭上變小  
自己的生命  
也萎謝枯凋

戰馬在奮鬣嘶嘯  
道路艱難  
風雨也狂暴  
爭戰已在熾烈的進行著啊

但有人卻已轉背逃  
也 有 躲 在 象 牙 塔 中  
起 揉 天 必 不 必 進  
揉 來 一 上 須 能 須 攻 迎  
吧 揉 會 要 坐 要 迎 接  
發 降 耕 待 靠 迎 勝  
麻 雨 作 勝 主 向 利  
挺 的 卻 辛 利 大 黎 明  
高 直 的 卻 辛 利 大 黎 明  
你 的 跳 出 脊 戰 壕 糧 食  
腿 不 會 降 下 糧 食  
的 歡 笑 艱 難 中 創 造  
的 歡 笑 艱 難 中 創 造  
的 歡 笑 艱 難 中 創 造  
的 歡 笑 艱 難 中 創 造

### 回頭看

我 慷 慨 的 花 去 了 青 春  
買 來 了 衰 老 傷 懊 悔  
和 心 靈 的 創 傷 懊 悔  
從 夢 幻 主 的 島 歸 來  
那 幻 現 的 陸 地 沉 下 去 了  
卻 珍 惜 建 造 在 閣 頹 頹  
地 上 的 樓 閣 頹 頹  
在 枕 上 留 下 歎 息 和 眼 淚

在 路 邊 的 草 叢 中  
美 豔 的 花 覆 蓋 之 下  
隱 藏 著 詭 詐 的 蛇  
一 那 咬 傷 馬 蹄 的 蛇  
把 我 引 向 迷 失 的 歧 途  
最 是 那 惡 媚 笑 的 眼 波 浪

我 開 始 了 夢 幻 的 生 活  
離 開 了 往 錫 安 的 大 道  
多 少 個 晨 昏 虛 空 的 手  
歇 了 播 散 佳 種 的 說  
卻 自 己 欺 騙 自 己 甚 麼



仍然是作得不錯

白髮在頭上增添 增添  
熱誠從心中消 消失  
狂妄要的鑄造事業的皇冠  
而卻用罪惡最卑賤的材料  
主啊 你來不曾棄絕我  
那回頭 使來能看彼得的  
那使多馬釋疑的釘痕手  
將我的腳再引回正路  
我崎嶇也乎變成芬芳的  
我親吻那能傷我腳的  
但願已將暮時 間在路  
我無論 是哀哭或爭吵  
連

陽光與雨

聰明的外表 沒有智慧  
裡面卻沒有的熱中心  
竟沒有陽光

我不需要陽光 黑皮膚  
若它只是晒破我只要  
要的 是在我心裡的陽光  
使眼目光亮 顏色顯明  
使花兒的顏色顯明

在陽光裡  
只見看見灰塵  
快樂的快樂的跳躍  
我悲哀  
雨滌除了灰塵  
卻不能消滅灰塵  
只造成泥濘  
屋簷在流淚  
我的屋也滴漏  
地上溼了一大片

我響應陽光  
照在我的心裡  
使我成為燒著的火  
我不要作  
願在天空漂蕩的雲  
化為甘霖滋潤人的心

我願我的生命  
成為有陽光的雨天  
人們笑了  
我笑我的願望  
我更歡笑  
若我的願望成就

你往哪裡？

我問，  
這異鄉的人問：  
白日，你往哪裡？  
黑夜，你往哪裡？  
水流，和車的水流，  
你往哪裡？

我望向遠方，  
天和地相接，

海和天相接，  
不知如何逃脫  
時間無情的追逼！  
我恐懼：  
在沒有狂暴的風，  
沒有些微波浪的日子。

### 蒼鷹

那隻蒼鷹  
有堅強的翅膀  
飛越了房屋  
飛越了籬牆  
向著青空翱翔

它要搭窩在高處  
在巖穴在山岡  
上升沖得更高  
用鐵鉤的利爪  
攫取白雲  
來鋪在它空虛的胸膛

啊 你有太大的雄心  
太多的幻想  
你想要解除一切的束縛  
要直薄穹蒼

你攫取的成功竟是虛空  
哪裡是你永遠的家鄉  
回轉吧 蒼鷹  
空中的雷聲已在震響  
歸向造物主  
在祂的慈愛中才有天堂

## 失落

在黑暗中  
我打起那  
循著那失  
落的記憶  
那原來的  
歡笑  
裡  
的  
燈籠  
的  
路徑  
尋找

那歡笑的  
曾是開在  
是那麼平  
似平淡人  
不是須那  
是麼那坦  
使我欣羨  
的  
生  
美  
卻  
工  
坦  
率  
的  
花  
朵  
的  
春  
天  
好  
美  
好  
的  
綻  
放  
舒  
展  
自  
然  
的  
懷  
念

我尋找一  
在拂去塵  
在那清澈  
又沿流水  
穿越叢林  
啊那歡笑  
早已凋殘  
被人生狂  
成為拾不  
回的碎片  
的  
鏡  
子  
裡  
的  
水  
面  
尋  
覓  
上  
山  
巔  
的  
花  
朵  
的  
殘  
片  
得  
四  
散

我後悔  
為得著  
竟須用  
我在神  
虔誠的  
求主再  
我得了  
赦罪憂  
從憂鬱  
中  
虛  
浮  
的  
歡  
笑  
交  
換  
前  
悔  
愧  
的  
慈  
顏  
的  
現  
在  
的  
生  
命  
的  
回  
轉

舉目向著青天  
失落了罪的重擔  
心中燃燒著些微的光燄

我得了歡笑  
那失落的夜裡  
在黑暗中起真理的燈籠  
在我要得使那些喪魂  
得著主的照耀和恩典

### 醫生的煩惱

在醫生的候診室裡  
有個久病的患者名叫地球  
他貧血的面孔抽搐著  
掛著的鉛色的體癱重深憂  
他的身體痙攣顫抖  
沒有鑰匙可打開緊鎖的眉頭

醫生的心墜到絕望深淵  
仿佛在急湍的漩流裡  
但忍住了那聲歎息未曾出口  
看來他是那麼的衰弱  
又是那麼的消瘦

醫生的自己也有疾病  
罪孽的巨掌扼住他的咽喉  
心被私的毒蛇咬噬  
手腳被纏住莫展一籌

唉 醫生你為何這麼苦  
為甚麼你先去尋求診治  
然後才該施展回春妙手

## 遲來的禮拜天

禮拜堂的鐘聲  
在叩著夢的門扉  
週末的疲倦  
追尋歡樂所剩餘的疲倦  
仍然緊緊壓在身上

還記得昨天晚上  
在劇院中  
在遮掩著羞恥的夜的黑衣下  
在那是何等的爭戰  
英勇的弭平良心的不平安  
換來心靈的空虛枯渴

對溺愛母親  
不用使用高度的欺騙技巧  
她就甘願作寬縱的謊言共犯  
但要遮掩世人的耳目  
卻就透著為難  
何況想到神的鑒察  
並沒有甚麼能向祂隱瞞

手臂又掛在另一個男人手上  
俘虜了他的人  
也獵取了滿足虛榮的名位  
但自己卻成了俘虜  
只覺得心在漂蕩著沒有自由

沉重的雲霧  
裹著夢一般的  
生活  
迷茫的行程在禮拜堂的歸途  
好像失去甚麼  
又好好像背負著重擔  
在這遲來的禮拜天

## 輓歌

我為所親愛的唱歌，  
是一首輓歌：

我親愛的  
你死了  
你血管中的血液  
不再浮騰  
你曾火熱的心  
不再激盪 跳躍

一塊紅炭  
浸熄在水中  
會發出聲響和白汽  
火紅的太陽  
墜在大海中  
卻沒有一點聲息

我要流淚一  
雖然有人將會嘲笑  
也許你也會嘲笑  
一為你了你的死亡  
記得離別的時候  
你還很健康為自己活著  
現在你也為自己活著  
關於這一點不必爭執  
我說你死了活著一  
你說你還活著一  
為自己在活著裡  
你仍在努力的  
創造庸俗的光榮  
把墮落叫作勝利

也 許 你 忘 記 了 吧  
是 你 自 己 的 手  
揀 選 了 現 實 的 偽 裝  
價 值 昂 貴 的 理 想  
於 是 埋 葬 了 自 己 的 見 證  
你 去 了 真 理 的 軍 中  
為 被 私 慾 牽 引 的 蹤 影  
獵 取 了 世 界 的 獵 物

我 為 我 親 愛 的 禱 告 一  
在 施 恩 座 前：

主 啊 你 曾 說 過  
復 活 在 你 面 前 來 的 永 不 被 丟 棄  
到 你 降 下 春 雨 的 時 候  
求 你 再 染 綠 那 枯 枝 的 叢 中  
再 願 你 向 高 聳 的 樓 閣 中  
的 枯 骨 吹 出 氣 息  
使 他 能 夠 再 興 起 祭 壇  
我 將 歡 欣 頌 讚 代 替 哭 泣

還 給 我 春 天

現 實 的 北 風  
吹 冷 了 人 的 心  
白 雪 蓋 在 頭 上  
人 老 了 背 著  
長 久 的 看 著 地 面



但你有過我的朋友  
曾像駱駝般激昂的飛揚的心  
也似鋼鐵般的沉默堅毅  
卻像雪沒有降下  
就縮在溫暖的家裡

朋友  
我不知該說甚麼  
甚麼也說不出  
失望的眼淚  
哽住了我的咽喉  
實在的  
我們之間沒甚好說的

我詫異不  
你似乎與再  
你把何時全理想  
眼愛時主當作  
看愛著人靈  
著了人魂  
當然你來  
那只是也  
追求肉體的一  
時候奔跑的  
享受

拔出你的長劍  
犁開堅硬的冰封大地  
為世人哭泣吧  
讓眼淚化為春雨  
滋潤著廣大的田野  
綠滿天的盡頭

不要再向我的微笑  
一那麻木的笑  
我向你們挑戰：一  
讓我來決鬥戰鬥  
或更好是攜手戰鬥  
向罪惡  
向苟安  
向豢養豺狼的善士

當北風吹的時候  
一北風仍在吹著  
不要待春天來

也不要讓它匆匆去  
時代的孩子  
出去挺起身子來呼喊：  
還給我春天

## 戰史

在寧靜的夜晚  
我翻檢著戰史  
那燦爛的光輝  
並未因時間而褪色

神的兒子基督耶穌  
把火帶到了地上  
戰士們  
在十字架的旗下  
奮勇的征戰向著遠方  
他們把福音  
帶向地的盡頭  
使主國的疆域擴張

如今  
這火焰仿佛熄滅了  
這屬天的軍隊  
這竟然向敵人退讓  
想來是何等心傷

求主使我們興起  
把主勝利的旗幟  
在全地上飄揚  
在那火焰再燃燒吧  
先燃燒在我們的胸膛  
用鮮血再寫  
那未完的戰史  
永遠輝煌

永遠發光

匆匆

燕子  
穿著黑白相間的羽衣  
在春天的水面掠過  
它試用剪刀  
剪斷那不止息的水流

年年有燕子飛過水面  
不同的燕子  
一樣的水流  
水匆匆逝去  
載走了春天

陰黑相間  
匆匆飛去一般  
如同燕子匆匆逝去  
水流匆匆不息  
不曾止息  
那翻動日曆的手疲倦  
已經衰老枯瘦  
髮變成了白髮  
更凋殘了  
童年天真的笑容

行路的人  
匆匆的走向衰老  
帶著微笑  
因為時間太短  
他必須走得匆忙  
遙望苦難後面的榮耀

只恨不能跑在時間前面  
卻要在時間的河流彼岸  
領受那不凋殘的冠冕

### 可愛的晨光

黑影還在牆角負嵎隱藏  
我熄滅了人造的光  
守候著望著遠方山嶺  
晨光越過遠方山嶺  
來了一切景物都變得清晰

還有一個永遠的早晨  
有金黃色的榮耀  
在黑夜的後面  
正一天天的接近  
也許這是最後一個黑夜

當趁你生命中的晨光  
珍惜屬於你的日子  
準備迎接那榮耀早晨  
把珍珠綴成華冠  
莫等灰暗的黃昏來到

### 二月的風

二月的風輕輕的撫著大地  
輕輕的生出蓬茸的面頰  
大地凍融了解了大地  
冰凍枝披上了新紗  
枯枝兒在笑了雲霞  
啊花兒在空和雲霞  
向著碧空和雲霞

二月的風輕輕的拂過柔清的水面  
輕輕的激起了微笑的漪漣  
水面激起了微笑的漪漣  
水流著像綠錦引向了天邊  
像綠錦引向了天邊  
把豐美帶給兩岸

二月的風吹吧  
盡你的力量吹吧  
臨到這悲慘的世間  
吹醒昏睡的枯樹  
吹送著溫暖的愛  
如運河流送主的恩典  
在人的心裡  
燃起生命的火焰  
燒吧更旺的燒吧  
主真理的火炬  
傳送得更遠

## 夜燈

雖然你不能與皓月同等  
也沒有星兒的自放著光明  
但不在曾略中散著光明  
你在暗夜中散著光明

你也不曾注意四週的環  
也不無暇聽草蟲的鳴聲  
不與黑的冷嘲或協妥上已發出的  
不與黑的冷嘲或協妥上已發出的

今夜對著孤燈  
我在壁上映出我的身影  
忽地感到憂鬱壓前胸  
寂寞和向我作無言的見證  
夜燈說它勇敢的一生的  
燈比往時更明亮我的心  
帶著溫夜的氣息醜笑幾  
任憑色的晨曦已洒上窗櫺

新嘉坡頌

四面波濤洶湧

你—這小獅子  
堅定的站著  
向怒吼的波濤怒吼

一個荒涼的漁村  
你的兒女們  
你迎著朝曦駕漁舟出去  
又載著金黃的夕陽歸來  
在岸邊  
張開漁網晾晒  
椰樹的亂發在風中搖曳

如今  
這裡是雄偉的港灣  
你堅強的臂膀  
在兩洋之間  
向駛來的巨輪張開  
你的眼睛一燈塔  
在黑夜裡  
散發著慈愛的光芒  
有誰能辨認  
那昔日漁村的風貌

從東方到西方  
你是海上的橋樑  
四面波濤洶湧  
你—這壯獅  
堅定的站著雄視四方  
向怒吼的波濤怒吼  
你已經健壯了  
那福音的漁舟啊  
為何仍泊在安全的港灣內  
向著遠處揚起征帆吧  
載著歡笑的  
向人海的深處撒網

彩虹

我愛天空中彩虹的弓  
因為它像一張懸起的  
這世界要的的爭鬧已太多  
所需的是和平

我愛天空中彩虹好  
不是因為它的顏色美  
不這世界要的的色已使人目眩  
所需的是純潔的色調

我愛天空中彩虹  
因為它像一座橋  
因是現實的鋪造  
是神神約記號  
見是神神與好  
它證著神與中  
向背離無望的出  
發無聲的呼召

## 長堤

當走完最後一尺土地的時候  
淡淡的是惆悵襲上心頭  
不流淚或離愁  
只是因流淚的垂柳  
不能再往前面臨著海  
浪的怒吼

鳥兒歇在枝頭啁啾  
人們在空羨魚游  
晨霧中煙波漁舟搏鬥  
在與崎嶇的怒濤歸  
夜臨時卻又疲憊



旅人 惘然的望著  
海峽的水流

滴下了多少的汗  
磨繭了雙手的鋤  
用信念和盼望的鋤  
剷平了不平的山丘  
讓仇恨和分離永遠  
歡樂的車載來愛的豐收

### 赤道上的雪花

酷熱的太陽  
晒在人的身上  
萬物都像燃著的炭  
在散發著過多的熱量

但在人的心裡  
卻凝結著冰霜  
雪花片片下降  
如同巨大的手掌  
摑在身上  
真有些痛苦難當

苦難的日子不會太長  
雪花終是要消融的  
它毀滅不了生機  
只能使愛的綠濤增長

### 生活的盼望



的樣時候  
答模時的  
答的的隱  
羞秀的刺  
頭閨摸下  
低女撫在  
容淑近刺  
斂是走利  
它像待有

我把這事告訴朋友  
朋友說：

當毒相莊快張黨來荒  
大惡形端很乖結弄田  
了的表似衍十分群它蕪  
上常一貌繁十成把稼  
心非是經的是人真你  
小西只正它又傷你教  
不東的作且格箭是會  
你那有假而性暗若定

亮事仿  
手開一些相質璜有  
的界有的一些的裝的  
傷眼有也有的的敢賽  
受得上正有美是法利  
著頓世界不少著誰開  
我卻這豈不有但揭  
撫頓這豈不有但揭

### 圖書館裡

一 架架層疊的書籍  
堆成了岩洞人  
你像探礦工探尋  
在挖掘的寶藏  
智慧

在深邃幽曲的坑道中  
你迷失了自己

你高喊 狂歌  
山巒間 傳來迴聲  
卻使你墜入恐懼的谷底  
這時你才記起  
忘記在頂上縛一盞照明燈

時間 染白了你的頭  
歲月 壓彎了你的背  
在絕望的曠野  
你流下了眼淚  
當那串墜地的碎  
你發現智慧星光  
就在你前頭升起  
指引你的道路

## 上升

人能夠升得更高了  
在奔月的狂歡中  
高興的狂歡

人可能升到星宿之間  
卻與神更遙遠  
與地獄更接近  
人們所受的教育更高  
效果是墮落越深  
所有的努力只是過  
種的是風收的是暴風

人們幾次的欣幸  
瀕臨幸福的邊緣  
哪知不過是破滅的夢  
在夢中生活  
喝著燃燒般枯渴的酒  
又啃著夢的碎片

生活 在罪惡中  
心靈 早已經  
用別人 的  
築造了 成功  
卻在 自己  
刻下 了  
痛苦 痛苦

罪惡 在世 上發 醇著 前途  
地獄 的煙 瀾人 漫著 的來 得及 的時  
包圍 了人 類還 來得 及的 時候  
啊當 趁著 還來 得及 的時  
接受 主耶 穌的 光生 命黃  
讓祂 永恆 的的 命再 沒黃  
使你 生命 中再 有昏  
越行 越明 向前 又升

## 生之憶

在逝 去的 日子  
籬笆 上的 歌聲  
被鷹 的鉤 爪撕 碎

幻 想 的 雲 絮 息 的 巢  
不 能 再 作 安 息 的 巢  
黑 暗 在 太 陽 的 巢  
葬 禮 之 前 臨 到  
並 且 時 在 正 午

紅 葡 萄 汁 因 醇 而 轉 化  
釀 出 的 人 生 在 下 咽 時  
滿 了 苦 味 頹 倒 頹 倒  
且 使 房 屋 頹 倒 頹 倒  
使 長 大 的 肉 軀 頹 倒



美貌  
那是在一長列日子之前

不記得從哪一天起  
你憂煩日落  
怨恨月圓  
那陳舊褪色的處女王冠  
變得那麼沉重  
壓得你雙眉皺摺

那逝去的日子已經去了  
未來將如何遣度  
你才知道  
而“空虛”的真實  
戰慄不定的遲疑著  
邁向明天

### 觀月岩標本

你有黝黑平凡的面龐  
你來自那遙遠的地方  
你形成了洶湧的人浪  
你圍繞著伸長了頸項觀望  
人群在稱賞  
你默默的  
跟地上的石頭沒甚兩樣  
難道你沒有些話  
對地上的人宣講

我們在這地上的家鄉  
仰視你所來的潔光亮  
是那我們的派往迦南的“探子”  
但我們過了四五十萬哩的旅行  
帶回了的消消息說  
月是一片荒涼  
沒有水的荒涼  
古沒有古老的岩石和土壤  
沒有音響

佈滿了殞石所加的創傷

啊 遠來的岩石  
人將你擄掠來到地上  
以為是遠征的偉大戰利品  
值得誇讚稱揚  
但在浩瀚的宇宙中  
實在是如近鄰的門旁  
月岩啊  
你在漠然冷視人的虛驕狂妄  
向渺小的世人見證  
當向永生創造的神投降

新春的早晨

夜露棲息在高枝上  
綠葉是它的巢鋪著幻想  
方在朝日的歡笑中  
展開彩麗的歡笑的夢  
卻已化為昨日的夢  
伴隨著晨霧飛去

時間的水流中  
並沒有激盪的浪  
卻把許多人的前途埋葬  
你必能航向成功的光明岸  
只要主在船上

電視天線



平凡的鐵塔  
站在山岡上  
遠離了市街  
矗立著耀眼的  
沒有來那麽  
看來的的孤  
群蒼裝涼

你靜默的沒有聲音  
使許多人的家有著妙音  
你樸素的出奇不共存  
卻顯示出奇妙影像

你以智慧的手臂  
從上面取  
向四周散揚  
我測不透你的心  
只呈獻無言的敬仰

## 人聲

浮雲飄揚在空中  
像是沉默的山夢  
啊從遠古沉睡到現在  
還沒有覺醒

在深山叢巒的中間  
有人在那裡不停揚聲  
莫說那沒有智慧  
山谷豈不也發出迴應  
的腳蹤



他們在掙扎用僅存  
的氣力在抓  
是飽足  
也真實的空虛

人人可進入基督的豐富  
若放下自己把持的飽足  
就不至失望空手回去

## 迷失

現實的金箭閃閃發光  
將“理想”墜跌入了泥塘  
從此它的沉不能夠再飛翔  
悲哀的

鋼筋混凝土建成的叢林  
比原野更為荒涼  
遮蔽了陽光  
並沒有人能指引方向  
雪白柔軟的“文明”  
竟是罪惡的泥塘  
在成功舒適的高位上  
有撒但鋪張開的羅網

惟有各各他的十字架  
流血的道路生命之花開放  
領護你經過艱難的世路  
直到天堂  
看那引路的星光明亮

生活

在鋼鐵的陰影下  
在鋼鐵的速度下  
陰暗  
寒冷  
恐懼  
緊張...  
這就是生活嗎？

人失去了熱情  
卻仍然活著  
這是冷酷的現實  
在鋼鐵的威脅下  
邁向死亡  
以醉漢蹣跚的腳步

那一天  
十字架的光  
賜給我熱愛和安息  
我得到了永遠的新生命  
才認識生活  
也開始生活

希望\*

蔚藍的天空失去了光芒  
橄欖枝下更多的  
荊棘滋長(注一)

人們經歷了痛苦哀傷

憤怒的指頭指向那  
圓頂的會堂：  
人類的墳墓！  
可恥的無字墓碑  
竟蔓延些兒功勳可宣揚！（注二）

雖然 濃雲遮阻了前方  
人類的希望卻未埋葬  
只有掉轉腳步  
歸向基督  
祂要賜你新的生命  
在你新的心版上  
刻上神永恆的憲章（注三）  
看哪 東方已露出曙光

\* 訪聯合國有感  
（注一）聯合國旗是藍底，表示希望；中有橄欖枝，  
代表和平。  
（注二）有人說：聯合國會堂像座墳墓，秘書長大廈  
像墓碑。  
（注三）六月二十六日，是聯合國憲章簽字紀念日。  
憲章不能實現，因人心邪惡。

### 隱士之歌

悲哀 在巨廈的陰影下  
一幢幢的巨廈長起來  
心靈卻低沉  
更低沉  
看不見陽光的地方  
正義一次  
又一次的向金錢投降

良心習慣的豎白旗  
罪惡卻高歌勝利

築起“偉大”的材料  
不是鋼鐵  
不是許多痛苦的瘦骨  
是巨輪推進的動力  
是燃燒著哭泣的眼淚

就這樣  
你咒詛 你怒吼  
離開了人群  
哪知 在你去的地方  
有更多更凶猛的野獸

山深深林密密 又是  
看不見陽光的地方  
落葉在歎息發霉

隱士的心低沉 迷惘  
歡笑在哪裡？  
不是在流泉中 也不在陽光  
是在遠遠失落在背後  
還是 還是在上面  
太陽並未死亡也一定升起  
但黑暗從不能吞噬光明  
但你若吸入光明  
黑暗就消融

## 年輪

那樹 堅實的大樹  
終於倒下了  
有人在計數它的年輪  
有多少歲月 多少風雨  
留下的紀錄

它開過花 燦爛的花朵

它結過甘美的果實  
這一切  
都留在孩子們的記憶裡

霜雪染上了孩子的雙鬢  
他的手也像樹皮一樣  
堆著粗糙的皺紋  
年輪堆積刻劃在額上  
永留著英勇的記憶

### 水上生活

送走了夕陽  
沐浴著希望  
懷著深深的  
夜裡外面  
忍耐等待  
在凝結的  
夜裏的歎  
息中  
等待  
悠長  
蒼茫  
天  
亮  
飢腸  
受著  
寒霜  
等待

狡猾的魚兒溜走了  
留下了灰暗的漣漪  
湖底明淨的一片悲愴  
生活無意義的沉重步伐  
踏著不知目的在何方  
卻撒網的人跌入了憂鬱的網  
不止是無法攀越的  
是冰冷的  
高牆





人們是流汗生活著的  
從那久遠的年代以來就這樣  
汗漿開闢了滋潤著地土  
汗漿建立了雄偉的成功

汗流著  
汗蒸發著 在烈日下  
汗從未匯成溪流  
汗從未鑄出歡樂  
人們向神呼求：乾渴  
人舉起了手  
在枯旱乾渴的日子裡

## 角聲

你要大聲喊叫，不可止息；揚起聲來，好像吹  
角；向我百姓說明他們的過犯，向雅各家說明他們的罪孽。  
以賽亞書第五十八

## 章 1 節

讓陽光照進裡面  
鋼骨凝土建築的陰影  
私慾的死蔭下的人  
你生活在自我的巨大的陰影下  
莫怪你陰沉的歎息  
只為你背向著陽光

屋頂下掩蓋著羞恥  
罪惡的被冷落繁殖在發霉  
正道已經鏽蝕的鐵鍊  
被輕易掙斷  
這世代正走向毀滅的盡頭

獅子從叢林出來了  
要吞噬人類的希望

回轉 迎向陽光  
讓陽光照進裡  
你入前路將鋪滿光明  
進去主怒和危  
免去忿那光明的險  
等候那光明的永恆

### 未曾凋謝

夕陽慢慢的沉下了  
晚霞不著喪服卻盛裝光彩  
宿林的鳥兒未奏輓歌  
只是歌唱跳躍何曾哀悼徘徊  
春光隨著落花逝去  
流水的琴韻依然是爽朗愉快

莫非是他們都無情  
或是無知表達錯誤情態

花朵的生命並沒有凋謝  
只是轉換了存在  
春天並沒有消失  
只是人又邁上了一層  
永恆的梯階

拂落你心頭的塵灰  
拭乾你眼上的悲哀  
換上一朵勇敢的微笑  
落日明天還會起來



作者：于中旻  
©2025 James C. M. Yu

聖經網  
[aboutbible.net](http://aboutbible.net)